

火車集

老舍

[

110
I2467
271

老舍著

火車集

文津出版社刊行



3 1764 3012 6

火車集

火車集目錄

火車	一
兔	三一
殺狗	四九
東西	八一
俗奴	九九
一塊豬肝	一一一
人同此心	一二七
一封家信	一四三

「火」車

除夕。陰曆的，當然；國曆的那個還未曾算過數兒。

火車開了。車悲鳴，客輕嘆。有的算計着：七，八，九，十；十點到站，夜半可以到家；不算太晚，可是孩子們恐怕已經睡了；架上放着罐頭，乾鮮果品，玩具；看一眼，似乎聽到喚着「爸」，呆呆的出神。有的知道天亮纔能到家，看看車上的人，連一個長得像熟人的都沒有；回家，已是明年了！有的……車走的多慢！心已到家一百多次了，身子還在車上；吸煙，喝水，打哈欠，盼望，盼望，扒着玻璃看看，漆黑，渺茫；回過頭來，大家板着臉；低下頭，淚欲流，打個哈欠。

二等車上人不多。胖胖的張先生和細瘦的喬先生對面坐着二位由一上車就把絨毯鋪好，爲獨據一條凳。及至車開了，而車上旅客並不多，二位感到除夕奔馳的淒涼，同時



(南)

高爾基確佔一羣的野心似乎太小了些。同病相憐：二人都拿借來免票，而免票早一天也爭不出來。這見相合：有免票的人教你等到年底，你就得到年底；而有免票的人就去願意看朋友乾着急，等到冒火！同聲慨嘆：今日的朋友——哼，朋友！——遠非昔日可比了，免票非到除夕不撒手，還得搭老大的人情呀！一齊點頭：把誤了過年前罪過統統轉到朋友身上；平常日子借借免票，倒還順利，單等到年底纔咬牙，看人一手兒！一碧沒好意思出聲；與他媽的！

胖張先生脫下狐反馬褂，想盤腿坐一會兒；太胖，坐不牢；車上也太熱，胖腦門上淌了汗，「茶房，打把手巾！」又對瘦喬先生：「車裏，老弄這麼熱幹嗎？坐飛機大概可以涼爽一點。」

喬先生早已脫去大衣，穿着西皮箭皮袍，套着青緞子坎肩，並不覺得熱：「飛機裏有絕裏，不難挨；可是，」瘦瘦的一笑。

「能以不冒險的爲是！」張先生試着動見往上盤兩隻胖腿，還不易成功。「茶房，」

茶房——四十多歲，脖子很細很長，似乎可以隨時把腦袋擡下來，再安上去，一點也不費事——搖着滿手的熱毛巾，很想熱心服務，可走委屈太大了，一邁門便和小崔聊起來：「看馬了沒有？骨七，廿八，連跟了兩次車，算計好了大年三十歇班。好，事到臨期，劉先生上來了；老五，三十還得跑一趟呀！唉，看見了沒有？路上一共六十多伙計，單短我這廝一個！過年不運，沒什麼；單說這股子別扭勁！」長脖子往胖張先生那邊探了探，毛巾換了手，揭起一條來，讓小崔：「擦一把！我就可對劉先生說了；過年不過沒什麼；大年卅一該——我歇班；跑了一年的車了，恰好趕上這麼個巧當兒！六十多伙計，單缺我……」長脖子像倒流瓶兒似的，上下咕嚕着氣泡，覺得很難過。把小崔的毛巾接過來，纔又說出話來：「媽的不混用了，不幹了，告訴你，事情媽的來得那！一年到頭，好容易……」

小崔的臉上泛出一點活氣兒來，幾乎可以當作笑意；頭微微的點着，又要往櫃下裏搖了；他想同情於老五，而決不肯這麼輕易的失去自己的圓滑。自車長至老五，連各站上的聯動的，都是小崔的朋友，他的經驗是二等車票，就是調到鐵道部去大概也

4
沒人能否認這張特別車票的價值，正如同誰也曉得他身上老帶着那麼一二百兩烟土而不能不承認他應當帶着。小崔不能得罪人，對朋友們的委屈他都曉得，可就是不能給任何人太大的臉，而引起別人吃醋。他誰也不得罪，所以誰也不怕；刑崔這張車票——或是綠臉——印着全部人生的智慧。

「X，誰不是一年到頭窮忙！」小崔想道出些自家的苦處，給老五一點機會抒散抒散心中的怨恨，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悲劇的效果那樣：我這不是這樣？大年卅還得跑這麼一趟！這還不提，明天，大年初一，媽的還得看小紅去！人家初一出門朝着財神爺走，咱去找那個臭叉，X！」綠嘴唇咧開，露出幾個烏牙；綠嘴唇併上，鼓起，拍，一口吐液，睡在地上。

老五果然忘了些自家的委屈，同病相憐，向小崔頓了頓長脖子，近似善表情的略略。
• 毛巾已涼，回去從新用熱水澆過；回來，經過小崔的面前不再說什麼，只微一閉眼，尚有餘怨。車搖了一下，他身子微偏，把自己投到苟先生身旁。「擦一把！大年卅纔動身！」蘭苟先生，以便重新引起自己的牢騷，對苟先生雖熟，而熱的程度不似對小崔那

麼高，所以須小小的繞個灣兒。

荷先生很體面，水獺領的青呢大衣還未曾脫去，嶄新的青緞子小帽也還在頭上，衣冠齊楚，端坐如儀，像坐在台上，等着向大家致詞的什麼大會主席似的。接過毛巾，手伸出老遠，爲是把大衣的袖子縮短一些；然後，胳膊不往回縮，而畫了個大半圓圈，手找到了臉，擦得很細膩而氣派。把臉擦亮，更顯出方頭大耳朵的十分體面。只對老五點了點頭，沒有解釋爲什麼在除夕旅行的必要。

「您看我們這個苦營生！」老五不願意把荷先生放過去，可也不便再重述剛才那一套，更要把話說得有尺寸，正好於敬意之中帶着些親熱：「卅晚上該歇，還不能歇！沒辦法！」接過來手巾：「您再來一把？」

荷先生搖了搖頭，既拒絕了第二把毛巾，又似乎是爲老五傷心，還不肯說什麼。路上誰不曉得荷先生是宋段長的親戚，白坐二等車是當然的，而且要拿出點身分，不能和茶房一答一和的談天。

老五覺得荷先生只搖了搖頭有點發禿，可是宋段長的親戚既已只搖了頭也就得設法

「請爲留意。車又停的長！厲害。他走着與大似的走到車中間。把毛巾由衣襟形折成長方，輕巧而鄭重地擦着面角：「您擦把？」張先生的肘手心接觸到毛巾最薄的部份，往臉上一擦，而後用力的擦，像擦着一面鏡子。「您……」老五誇喬先生。喬先生不太熱心擦臉，只帶着把鼻孔中那些甲裏的細膩而肥美的，可以存着也可以不存着的黑物，擦給了毛巾。

「待會兒給賣票？」老五不穩子開口就對生客人發牢騷，所以稍微任遠風支了一筆：「香過票去，二位該買着了；要枕頭只管言語一聲。車上沒什麼人，還可以睡一會兒。大車那，您二位也在車上過了！我們跟車……無法！」不便說得太多了，看看二位的神氣再辯。又遞給張先生一把，張先生不願再賣那麼大力量，可是剛推過的短髮上還沒右擦過，需要擦一把，而眼皮上是須用力氣的；很勉強，擦完，吐了口氣，喬先生沒要第二把，怕力氣都教張先生賣了，乃輕輕的用剛被毛巾擦過的指甲剔着牙。

「車上幹嗎弄那麼熱？」張先生把毛巾扔給老五。

「您這車剛開好；一開，車裏涼！車上辦事，沒人管，我告訴您！」老五急得直

下地來拜本報：「您說，一年到頭跑車，好容易大年卅敢一天，好，得了，什麼也

說 [P. 111.]

老五的什麼也預說了也一半因為車到了一小站。

「一等車上去幾個人，提着手包，提着手包，匆匆的往站外走，又忽然猶豫了一下，唯恐落在車上一點什麼東西。不下車的扒着玻璃往外看，有點羨慕人家已到了家，而急盼着車再快開了。二等車上沒有下去的，反倒上來七八個軍人，皮鞋山響，皮帶細亮，搭上來四包特別加大的花炮，血紅的紙包，印着金字。花炮太大，放在哪裏也不合適，皮鞋亂響，前後左右挪動，講氣粗壯，主意越多越沒有決定。」就平放在地上！」營副發了言。放在地上！」排長隨着。一齊彎腰，立直，拍拍，立正敬禮。營副還禮：「好，請回法了！排長還禮：「回去！」皮鞋亂響，灰帽，灰裏腿，皮帶，一齊往外活動。

「快下！」哨聲：開——車頭放響。燈光，人影，輪聲，浮動。車又開了。

老五似乎有事，又似乎沒事，由這頭走到那頭，看了那營副還排長，又看了看地上

的爆竹，沒敢管話，坐下車小還開起來。他還是向那那一套，把不能說的話經過又說說

了一陣，比上次更詳細滿意。小雀由小紅說請大喇叭，都是臭X。

老五心中微微有點不放心那些爆竹，又臨回來。營副已然臥倒，似乎極疲乏，手槍放在小几上。排長還不敢臥倒，只摘了灰帽，拚命的抓頭皮。老五沒敢驚動營副，老遠就向排長發笑：「那什麼，我把這些炮放在上面好不好？」

「幹嗎？」排長正把頭皮抓到歪着嘴吸氣的程度。

「怕教人給碰了，」老五縮着脖子說。

「誰敢碰！幹嗎碰？」排長的單眼皮的眼瞪得極大而並不威嚴。

「沒關係，」老五像頭上壓了塊極大的石頭，笑得臉都扁了，「沒關係！您這是上哪兒？」

「找揍！」排長心中極空洞，而覺得應略發脾氣。

老五知道沒有找揍的必要，輕輕的退到張先生這邊：「這就查票了，您哪。」

張先生此時已和喬先生一胖一瘦的說得挺投緣。張先生認識子清，喬先生也認識子清，說起來子清還是喬先生的遠親呢。由于清引出幹臣，張先生喬先生又都曉得幹臣：

坐下就能打廿圓，輸掉了腦袋，人家幹臣不能使勁摔一張牌，老那麼笑不啣兒的，外場，絕頂聰明。聰，是去年，還是前年，幹臣還娶了個人兒，漂亮，利落。幹臣是把手，朋友！

查票：頭一位，簷帽的臉都板起；二等車，一板一開；頭等車，都笑。第三位，天津大漢，手槍，皮帶，子彈俱全；第四位，山東大漢，手槍，子彈外加大刀。第五位，老五，細長脖子也不好，縮也不好，勉強向右邊歪着。從小崔那邊逼來的。

小崔的綠臉烏牙，早在大家的記憶中，現在又見着了，小崔笑，大家反倒稍覺不得勁。頭號金鐘帽，眼視遠處，似略有感觸，把手中銀亮的小剪子在廳上輕碰，第二金鐘帽和小崔點點頭。天津大漢一笑，趕緊板臉，似電燈的忽然一明一滅。山東大漢的手摸了擦帽沿，有許多話要對小崔說，暫且等會兒，眼神很曲折。老五似乎很替小崔難堪，所以須代大家向他道歉：「坐，坐，沒多少客人，回來說話！」小崔略感孤寂，綠臉上黑了一下，坐下。

老五趕到面前去：「苟先生！」頭號金鐘帽覺得老五太張道好事，手早交給苟先生

：「段長好嗎？怎樣今天纔健身？」荀先生笑，更體面了許多，手退回來，拱起，存禮無字說了點什麼，空氣的意思很可以供大家想像到。二位大漢楞着，怪體，搭不上話，做覺身分不夠，但維持住尊嚴，腰挺得如板。

老五看準了當兒，輕步上前，報告嚴喬二位先生，查票。接過來，知是免票，乃特別加緊的恭敬。張先生的票退回；喬先生稍稍遲，因為票上註明是女性，而喬先生是男子漢，實無可疑。二分鐘的頭稍湊近一處，極快的離開，暗中諒解：除夕原可女孃爲男。老五雙手插票退回，甚多歉意。

營副已打呼。排長見查票的武到急把腳放在椅上，表示就寢，不可啓動。大家都視線下移，地面上的巨炮，山東大漢點頭佩服，爆竹真長且大。天津大漢對二號金鐘帽：「準是給曹旅長送去的！」聽者無異議，一齊過去。到了車門，頭號金鐘帽下管給老五：「教他們把炮放到上面去！」二號金鐘帽補充上，亦可以略減老五的困難：「你給他們搬上去！」老五連連點頭，脖子極靈敏，口中不說，心裏算好：「你們既不敢去說，我只好點頭而已；點頭與不作向來相距很遠。」天津大漢最高慎重：「準是給曹旅長

送去的，「老五」心中透亮，如爆竹不可變。

老五回到小雀那裏，由鏡臉上的鏽階，他看出小雀需要一極固本。沒有探問，他雖把開水拿來。小雀已顧不得表示謝意，掏出來——連老五也沒看清——一點：麼，右手大姆指按在左手的手心上，左手灣加一弓鞋；咧嘴，臉緣得要透白，有汗氣，如受熱煎芽之洋葱。弓鞋扣在嘴上，微有起落；閉目，唇就水盃，瘦臉稍作激勢；納氣，喉內作響；睜閉眼，綠臉上分明有笑紋。

「比飯要緊！」老五歪着頭譏歎。

「比飯要緊！」小雀神足，所以話也直爽。

荷先生沒法再不脫去大衣，脫下，幾樣欲轉而定，欲定而轉，一面是想把大衣放在最妥當的地方，一面是表示自己的態度雍重。衣鉤太低，掛上去，衣的下半截必窩在椅上，或至出一二小摺。平放在空椅上，又嫌離自己稍遠，減少水懶領與自己的親密關係，亦不能放在懷中，正如在公衆場所不便置妾於膝上。不能決定。眼珠向上轉去，架上放自己的行李十八件：四椅，五籃，二小筐，二皮箱，一手提箱，二瓶，一報紙包，

一書皮紙包。一，二，三，四……佔地方長約二丈餘，沒有壓擠之處，尙滿意。大衣仍在懷中，幾乎無法解決，更須端坐。

快去過年，還不到家！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輪聲這樣催動。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樹村坟集團的往後急退，衝開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後退；下面水點白氣流瀉，落在後邊；跑，跑，不喘氣，飛馳。一片黑，黑得複雜，過去了；一邊黑，黑得空洞，過去了。一片積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過去了。但是，還慢，還慢，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車上，燈明，氣暖，人焦燥；沒有睡意，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辭歲，祭神，拜祖，春聯，爆竹，餃子，雜拌兒，美酒佳肴，在心裏，在口中，在耳旁，在鼻端，剛要笑，轉成愁，身在車上，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車外，黑影，黑影，星天起伏，積雪高低，沒有人聲，沒有車馬，全無所見，一片退不完，走不盡的黑影，抱着扯着一列燈明氣暖的車，似永不散手，快去過年，還不到家……

張先生由架上取下兩瓶白酒來，一邊瀉茶盤，一邊說：

「弟兄一見如故！咱們喝喝。到家過年，在車上也得過年，及時行樂！嚐嚐！真正廿年營口原封，買不到，我和一位『滿洲國』的大官勻來的。來，殺口。」

喬先生不好意思拒絕，也不好意思就這麼接着。眼看着盃，手沒處放，心裏想主意。他由架上取下個大紙包來，輕輕的打開，裏面還有許多小紙包，逐一的用手指摸過，如藥舖夥計抓完了藥對着藥方摸摸藥包那樣。摸準了三包：乾荔支，金絲棗，五香腐乾，都打開，對着酒盃纔敢發笑：「一見如故！彼此不寒氣了！」

張先生的胖手捏破了一個荔支，拍，響得有意思，恰似過年時節應有的響聲。看着喬先生喝了一口酒，還看着，等酒已走下去纔問：「怎樣？」

「太好了！」喬先生圍着點舌頭，似不肯多放走口中的酒香，「太好了！有錢也買不到！」

對喝。相讓。慢慢的臉全紅起來。隨便的說，談到家裏，談到職業，談到朋友，談到掙錢的不易，談到免票……盃碰了盃，心碰了心，眼中都微濕，心中增多了熱氣與熱烈，不能不慷慨：喬先生又打開一包蜜餞金橘。張先生本也想取下些紙包來，可是看了

「看，『兩』瓶，乃就題發揮，消極的表示自家並不吝嗇；『全得喝上』一人一瓶，一滴也不能剩！這個年過得還真不礙呢！酒不醉人；哥兒倆技藝，喝多少也不礙事！乾上！」

「我的量可——」

「沒的話！廿年的原封，決不能出毛病，大年卅交的朋友，前緣！」

「喬先生頗受感動：『好，我捨命陪君子！』」

小崔也不怎麼有點心事似的，談着談着老五覺得有到飯車上找點酒風的必要，而讓小崔安靜的忍個盹兒。「怎麼着？飯車上去？」老五立起來，向車裏瞭望。

小崔沒拾錢兒。老五見荷先生已躺下，一雙腳在椅子上扶着，新半毛半綠的棕黃色襪子還帶着中間那道摺兒。張喬二位免票局待正高興。營副排長都已睡熟，爆竹聲悄而熱烈的在地上放着，紙色血紅。老五偷偷的奔了飯車去。

小崔圍了一圈，窩在椅子上，閉上眼，嘴上叨着半截香煙。

張先生的一瓶已剩下不多，解開了鈕釦，汗從髮角流到腮上，眼珠發紅，舌頭也水

，話極多。因舌頭不利落，所以有些話從橫着來。但是心中還微微有點力量，在裏對喬先生罵街之際，三指捲住舌頭，把亂罵罵爲豪爽，並非鬧酒不客氣。喬先生只吞了半瓶，臉可已經青了，白得可怕。掏出烟捲，扔給了張先生一隻。都點着了烟。張先生烟在口中，仰臥椅上，腿的下半截懸空，滿不在乎。想唱「狐王酒醉」，嗓子乾辣無音，用鼻子吐氣，如怒牛。喬先生也歪下去，手指夾烟捲，眼直視斜對過的排長的腳，心跳，喉中作膈，臉白面微癢。

快去過年，還不到家！輪聲在張先生耳中響得特別快，輪聲快，心跳得快，忽然噙——，滾在車中轉動，如繩子盤空，到處紅亮，心與物一色，成若干紅圈。忽然，嚼聲收斂，心一旋轉之內，微啟睜眼，胆子稍壯，假裝沒事，胖手取火柴，點着已滅了的香烟。火苗順手轉動。忽然，桌上烟氣極強，盤，瓶，几上，都發綠光，飄渺，活動，漸高，四散。喬先生驚醒，手中烟捲已成火焰。拋出烟捲，雙手急撲几上，瓶倒，盤傾，紙包吐火苗各色。張先生臉上已滿是火，火苗旋轉，如舞火球。喬先生想跑，几上火隨紙灰上騰，架上紙包彷彿探手取火，火苗聯成一片。他自己已成火人，火至眉，眉焦；

火至髮，髮響；火至唇，唇上酒燃起，如吐火獅官。

忽然，拍，拍，拍……連珠炮響。排長閉眼，鼻上一「雙響」，血與火星並濺；起來，狂奔，腳下，身上，萬響俱發如踐地雷。舊副不及立起，火及全身，右眼被擊碎。

苟先生驚醒，先看架上行李，一部分紙包已燒起，火自上而下，由遠而近，若橫行火龍，混身火舌。急起飛智，打算破窗而逃，拾鞋打玻璃，玻璃碎，風入，火狂；水獺領，四捲五籃，身上都感燃料。車疾走，呼，呼，呼，呼，風；拍，拍，拍，拍，爆竹；苟先生狂奔。

小崔困於旅行，聞聲尚不肯睜眼，火已自足部起，身上極燙，烟土燒成膏；急坐起，烟，炮，火，光，不見別物。身上烟膏發奇香，至燙腿已不能動，漸及上部，成最大烟泡，形如瀛。

小崔不能動，張先生醉得不知道動，喬先生狂奔，苟先生狂奔，排長狂奔，營副跪椅上長號。火及全車，毓黃氣薰，紙與布已融，隨爆竹聲殘滅，聲歎，烟濃，火炙，烟盡。

，奔着倒、踏響響。烟更濃，火入木器，車快走，風呼呼，烟中吐紅焰，四處尋出路。火更明，烟白火舌吐窗外，全車透亮，空明多姿，火舌長與，如懸百十火把。

車入了一小站，不停。持籤的換籤，心裏說「火！」持燈的放行，心裏說「火！」一辦開的機關，路警立正，都心裏說「火！」一站長半醉，尙未到站台，車已過去；及到站台，微見火影，疑是眼花。持籤的交籤，持燈的滅燈，機關的復開，路警提槍入休息室，心裏都存着些火光，全不想說什麼。過了一會兒，心中那點火光漸熄，羣議如何守歲，及放炮，吃酒，打牌，天下極太平。

車出站，加速度。風火交響，星火四落，夜黑如漆，車走如長燈，火舌吞吐。二等車像存屋形，火光裏實存炭架。火舌左右撲空，似乎很失望，乃前乃後，入三等車。火舌俯前面，烟爲薄單，腥臭焦甜。烟到，火到，「火！火！火！」人聲忽狂，胆要裂。人多，志昏，有的破窗而還疑不肯跳下，有的奔逃，相擠俱仆，有的呆坐，欲哭無聲，有的拾起空罈……亂，怕，無濟於事，火已到面前，到頭頂，哭喊，抱頭，拍衣，狂奔，跳車……

火找到新殖民地，物多人多，若狂喜，一舌吐出一舌遠擲，一舌半隱烟中，一舌突挺窗外，一舌徘徊，一舌左右聯燒，姿體萬端，百舌齊舞；漸成一團，爲火球，爲流星，或滾或飛；又成一片，爲紅爲綠，忽暗忽明，隨風爬行，突裂烟成焰，急流奔驚浪；吱吱作響，炙人肉，燒毛髮；響聲漸雜，物落人嚷，呼呼借風成火陣；全車旋起，煙濃火烈，爲最慘的火葬！

又到站，應停。持籤的，打燈的，收票的，站崗的，隕行，正站長，副站長，辦事員，書記，間員，都乾睜眼，站上沒有救火設備。二等車左右三等車各一輛，無人整，無動靜，只有清烟緩動，明焰熾燃，至爲閒適。

據說事後檢屍，得五十二具；沿路拾取，跳車而亡者又十一人。

元宵節後，調查員到。各方面請客，應酬很忙。三日酒肉，顧不及調查。調查專員又有些私事，理應先辦，復延遲三日。宴殘事了，乃着手調查。

車長無所知，頭號金箍帽無所知，二號金箍帽無所知，天津大漢無所知，山東大漢無所知，老五無所知，起火原因不明。各站報告售出票數與所收票數，正相合，恰少六

火 十三張，似與車俱焚，等於所拾屍骸。各站俱未售出二等票，二等車必爲空車，絕對不能起火。

車 審問老五，雖無所知，但火起時老五在飯車上，既係二等車同看車夫，爲何攬離職守，到飯車上去？起火原因雖不明，但擅離職守，罪有當得，開除示懲！

調查專員回衙復命，報告詳細，文筆甚佳。

「大年卅歇班，硬還叫我跟車，媽的幹不幹這多大關係！」老五頓着長腔對五嫂說。『開除，正好，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着着急，離了火車還不能吃飯是怎着？』

「我倒不着急。」五嫂想安慰安慰老五，「我倒真心疼你帶來那些青非，也叫火給燒了！」

兔

許多人說小陳是個「兔子。」

我認識他。從前還沒有作票文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他瘦瘦弱，很聰明，很頑強，很年輕，眉眼並不怎麼特別的秀氣，不過臉上還白淨。我和他在一家公司裏共過半年的事，公司裏並沒有什麼不敬的態度與舉動；反之，大家都拿他當個小兄弟般的看待；他愛紅臉，大家也就分外的對他客氣。他不能，絕對不能，是個「兔子。」

他真聰明。有一次，公司辦紀念會，要有幾項「游藝」，由全體職員賭錢，好不好

的只為湊過熱鬧。小陳拉着臉說，他可以演戲，雖然沒有學過，可是看見過，假若大家

願意，他可以試試。看過戲就可以演戲，沒人相信。可是既爲湊熱鬧，大家當然不便十分認真，教他玩玩吧，唱好唱壞有什麼關係呢。他唱了一齣紅鸞喜。他的嗓子就和拱毛兒似的那樣細，坐在最前面的人們也聽不見一個字，可是他的扮相，台步，作派，身段，沒有一處不好的，就好像是個嗓子已倒而憑憑作工見長的老伶，處處細膩老到。他可是並沒學過唱！無論怎樣說吧，那天的「游藝」戲着這齣鸞喜最「紅」，而且掌聲與好兒都是小陳一個人得的。下了禁以後，他很驕驕的，低着頭說：「還會打花鼓呢，也並沒有學過。」

不久，我離開了那個公司。可是，這時常和小陳見面。那齣紅鸞喜的成功，引起他學戲的興趣。他拜了俞先生爲師。俞先生是個老票友，也是我的朋友；五十多歲了，可是嗓子還很嬌嫩，高興的時候還能把鬍子剃去，票齣三堂會審。俞先生爲人正直規矩，一點票友們的惡習也沒有。看着老先生握着鬍子唱那聲細氣的唱，小陳紅着臉用毛兒似的小嗓隨着學，我覺得非常有趣，所以有時候我也跟着學幾句。我的嗓子比小陳的好得多，可就是唱不出味兒來，唱着唱着我自己就笑了，老先生笑得更厲害：「算了吧，你

「你聽着，」老先生得意的對我說，「再有半年，他的嗓子就能出來！真有味！」

俞先生拿小陳真當個徒弟對待，我呢也看他是個小朋友，除了學戲以外，我們也常一塊去吃個小館，或逛逛公園。我們兩個年紀較大的到處規規矩矩，小陳很自然也很正經，連句錯話也不敢說。就連這麼着，俞先生還時常的說：「這不過是個玩藝，可別誤了正事！」

二

小陳，因為聰明，貪快貪多，恨不能一個星期就學完一齣戲。俞先生可是不忙。他知道小陳聰明，但是不願意教他貪嚼不爛。俞先生念字的正確，吐音的清楚，是票友裏很少見的。他楞可少教小陳幾個腔兒，而必須每個字念清楚圓滿了。小陳和別的年輕人一樣，喜歡花俏，有時候，他從留音機片上學下個新腔，故意的向老先生顯勝。老先生雖然不說什麼，可是心中不大歡喜。經過這麼幾次，老先生可就背地裏對我說了：「

我看哪，大概這個徒弟要教不長久。自然曉，我並不要他什麼，教不教都沒有大關係。我怕的是，他學壞了；就學壞了倒是小事。品行，品行……不放心！我是真愛這個小人兒，太聰明！聰明人可容易上當！」

我沒回答出什麼來，因為我以為這一半由於老先生的愛護小陳，一半由於老先生的厭惡新腔。其實呢，我想，左不是玩玩吧咧，何必一定叫真兒分什麼新舊邪正呢。我知道我頂好是不說什麼，省得叫老先生生氣。

不久，我就微微的覺到，老先生的話並非過虛。我在街上看見了小陳同着票友兒們一塊走。這種票友和俞先生完全不同；俞先生是個規規矩矩的好人，除了會唱幾句，並沒有什麼與常人不同的地方。這些票友，恰相反，除了作票友之外，他們什麼也不是。他們雖然不是職業的伶人，可也頭上剃着月亮門，穿張打扮，說話行事全像戲子，即使未必會一盤齣戲，可是習氣十足。我把這個告訴給俞先生了，俞先生半天沒說出話來。過了兩天，我又去看俞先生，小陳也在那裏呢。一看師徒的神氣，我就知道他們犯了癩兒。我剛坐下，俞先生便指着小陳的鞋，對我說：「你看看，這是男人該穿的鞋嗎？」

？箭筒似的，軟榔榔的！他裏是登台彩排，穿上花鞋，蓬場作戲，我決不說什麼。平日也穿着這樣的鞋去走，成什麼樣兒麼？

我很容易開口。想了會兒，我笑着說，「在蘇州和上海的鞋店裏，時常看到顏色很鮮明，樣式很輕巧的男鞋；不比咱們這兒老是一色兒黑，又大又笨。」原想這麼一說，老先生若是把氣收一收，而小陳也不再穿那雙鞋，事兒豈不就輕輕的揭過去了麼。

可是，俞先生一個心眼，還往下釘：「事情還不這麼簡單，這雙鞋是人家送給他的。你知道，我玩票二十多年了，票友們的那些花樣都瞞不了我。今天他送雙鞋，明天你送條手絹，白要伸手一按，他們便吐着舌頭笑，把天好的人也說成一個小錢不值。你既愛唱着玩，有我教給你還不夠，何必跟那些孤羣狗友犯驕呢？何必弄得好說不好聽的呢？」

小陳的臉白起來，我看出他是動了氣。可是我還沒想到他會這麼暴烈，楞了會兒，他說出很不好聽的來了：「你的玩藝都太老了。我有工夫還去學點新的呢！」說完，他的臉忽然紅了；彷彿是爲省待把那點臉腆勁兒恢復過來，低着頭，抓起來帽子，走出去

，並沒向俞老師彎腰。

看着他的後影，俞先生的嘴唇顫着，「啞」了兩聲。

「年輕火氣盛，不必——」我安慰着俞先生。

「哼，他得毀在他們手裏！他們曾告訴他，我的玩藝老了，他們會給他介紹先生，他們會贖弄他「下海」他們會死吃他一口，他們會把他敲逗死。可惜！可惜！」

俞先生氣得不舒服了好幾天。

三

小陳用不着再到俞先生那裏去，他已經有了許多朋友。他開始在春芳閣茶壺精唱，春芳閣每天下午有「過排」，他可是在星期日纔能去聽一齣。因為俞先生，我也認識幾位票友，所以星期日下午若有工夫，我也到那裏去泡壺茶，聽三兩齣戲；前後都有熟人，我可以隨便的串——好觀察小陳的行動。

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人說他是「兔子」。我不能相信。不錯，他的臉白淨，他

唱「小桑」；可是我也知道他聰明，有職業，顧臉；不論他怎麼變，決不會變成個「那個」。我有這個信心，所以我一邊去觀察他的行動，也一邊很留意去看那些說他是「那個」的那些人們。

小陳的裝服確是越來越匪氣了，臉上似乎也擦着點粉。可是他的神氣還是在顧臉之中帶着一股正氣。一看那些給他造謠的，和捧他的，我就明白過來：他打扮，他擦粉正和他穿那雙葡萄灰色的鞋一樣，都並不出於他的本心，而是上了他們的套兒。俞先生的話說得不錯，他要毀在他們手裏。

最惹我注意的是個黑臉大漢。頭上剃着月亮門，眼皮裏外都是黑的，他永遠穿着極長極掉綢子衣服，領子總有半尺來高。

據說，他會唱花臉，可是我沒聽他唱過一句。他的嘴裏並不像一般的票友那樣老哼唧着戲詞兒，而是念着鑼鼓點兒，嘴裏念着，手脚隨着輕輕的抬落；不用說，他的工夫已超過研究要麼念字，而到了能背整齣的傢伙等的程度，大概他已會打「單皮」。

這個黑漢老跟着小陳，就好像老鴉子跟着妓女那麼寸步不離，小陳的「戲碼」，我

在後台看見，永遠是由他給排。排在第幾齣，和唱哪一齣，他都有主張與說法。他難道小陳的嗓子今天不得力，所以得唱齣歌工兒戲；他知道小陳剛排熟了得意緣，所以必定得過一過。要是湊不上角兒的話，他可以臨時去約。趕到小陳該露了，他得拉着小陳約手，告訴他在哪兒叫好，在哪兒偷油，要是半路嗓子不得力便應在哪個關節「碼前」或「叫散」了。在必要的時候，他還遞給小陳一粒華達丸。拿他和體育教員比一比，我管保說，在球隊下場比賽的時候那種種囑告與指導，實在遠不及黑漢的熱心與周到。

等到小陳唱完，他永遠不批評，而一個勁兒誇獎。在誇獎的言詞中，他順手兒把當時最有名的旦角加以極厲害的攻擊：誰誰的嗓子像個「黑頭」，而腆着臉硬唱青衣，誰誰的下巴有一尺多長，脊背像黃牛那麼寬，而還要唱花旦！這種攻擊既顯出他的內行，有眼力，同時教小陳曉得自己不但可以和那些名伶相比，而且實在自己已經超過他們的遠方了。因此，他有時候，我看出來，似乎很難為情設法不教黑漢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台上去，可是他也不敢得罪他；他似乎看出一些希望來，將來他也能變成個名伶；這點希望的實現靠得住着黑漢。黑漢說若不教他和誰說話，他就不敢違抗，黑漢要是教他謙粉

他就不敢不嫁。

我看，有這麼個黑漢老在小陳身旁，大概就沒法避免「兔子」這個稱呼吧？

小陳一定知道這個。同時，他也能知道變成個職業的伶人是多麼好的希望。自己聰明，「說」這就會，再搭下嗓子可以對付，扮相身段非常的好；資格都有了，只要自己肯，便能伸手拿幾千的包銀幹什麼不往這條路上走呢！什麼再比這個更現成更有出息呢？

要走這條路，黑漢是個寶貝。在黑漢的口中，不但極到家的講究戲，他也談怎樣為朋友家辦堂會戲，怎樣約角，怎樣派份兒，怎樣賃衣箱。職業的，玩票的，「使黑杆的」，全得聽他的調動。他可以把握捧起來，也可以把握摔下去，他不但懂戲，他也懂「事」。小陳沒法不聽他的話，沒法不和他親近。假若小陳願意的話，他可以不許黑漢拉他的手，可是他就不再到票房去了。不要說他還有那個希望，就是純粹為玩玩也不能得罪黑漢，黑漢一句話便能教小陳沒地方去過戲癮，先不用說別的了。

四

有黑漢在小陳身後，票房的人們都不敢道什麼，他們對小陳都敬而遠之。給小陳打鼓的決不敢加個「花鏈子」；給小陳拉胡琴的決不敢耍壞，暗暗長一點弦兒；給小陳配戲的決不致弄句新「搭口」把他繞住，也不敢放胆的賣力氣叫好而把小陳壓下去。他們的眼睛看着黑漢而故意向小陳叫好，像衆星捧月似的。他們絕不會佩服小陳——票友是不會佩服人的——可是無疑的都怕黑漢。

假如這些人不敢出聲，台底下的人可會替他們道話；黑漢還不敢干涉聽戲的人道什麼。

聽戲的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偶爾來泡壺茶解解悶，花錢不多而頗可以過過戲癮。這一類人無所謂，高興呢喊聲好，不高興呢就一聲不出或走出去。另一類人是冬夏常青，老長在春芳閣的。他們都多知多懂。有的玩過票而因某種原因不能再登台，所以天天上茶樓來聽別人唱，專為給別人叫「倒好」，以表示自己是老行家。

。有的是會三句五句的，還沒資格登台，所以天天來燻一燻，服裝打扮已完全和戲子一樣了；就是一時還不能登台表演，而十分相信假若一旦登台必會開門紅的。有的是要友們的親戚或朋友，天天來給捧場，不十分懂得戲，可是很會喊好鼓掌。有的是專爲來喝茶，不過日久天長便和這些人打成一氣，而也自居爲行家。這類人見小陳出來就嘴咕，說他是「兔子」。

只要小陳一出來，這羣人就嘴咕。他們不能挨着家兒去告訴那些生茶坐兒：他是「兔子」。可是他們的嘴咕已夠使大家明白過來的了。大家越因好奇而想問他們打聽一下，他們便越嘴咕得緊切，把大家的耳朵都吸過來一些；然後他們忽然停止住嘴咕，而相對微笑；大家的耳朵只好慢慢收回去，他們非常的得意。假若黑蓮能支配台上，這羣人聽左右台下，兩道相逆的水溜好像是，沖激那個瘦弱的小陳。

這羣人裏有很年輕的，也有五六十歲的。雖然年紀不同，可一律擦用雪花膏與香粉，越敷越高的越把粉擦得厚。他們之中有貧也有富，不拘貧富，服裝可都很講究，窮的裏有個窮講究——即使棉袍的面子是布的，也會設法安半截綢子裏兒；即使連裏子也得

用布，還能在顏色上着想。繞上什麼雪的或深紫的。他們一律都捲着袖口，爲是好顯顯小褂的潔白。

大概是因爲忌妬吧。他們纔說小陳是「兔子」：其實據我看呢，這羣人們倒更像「那個」呢。

小陳一露面，他們的臉上就立刻擺出一種神情，能伸展成笑容，也能縮成怒意；伸，就彷彿賞給了他一點世上罕有的恩寵；一縮，就好像他們觸犯帝王的聖怒。小陳爲博得彩樂，得向他們遞個求饒邀寵的眼色。連這麼着，他們還不輕易給他喊個好兒。

趕到他們要捧的人上了台，他們的神情就極嚴肅了，都伸着脖子聽；大家喊好的時候，他們不喊；他們却在那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讚嘆着，彷彿是忘形的，不能不發洩的，喝一聲彩，使大家驚異，而且沒法不佩服他們是真懂行。據說，若是請他們吃一頓飯，他們便可以玩這一招。顯然的。小陳要打算減除了那種嗜好，也得請他們吃飯。

我心裏替小陳說，何必呢！可是他自有他的打算。

五

有一天。在報紙上。我看到小陳彩排的消息。我決定去看一會。

當然黑漢得給他預備下許多捧場的。我心裏可有準兒，不能因為他得的好兒多或少去決定他的本事，我要憑着我的良心去判斷他的優劣。

他還是以工作討好，的確是好。至於唱工，憑良心說，連一個好兒也不值，在小屋裏唱，不錯，他確是有味兒；一登台，他的嗓子未免太窄了，只有前兩排湊合着能聽見，稍微靠後一點的，便只見他張嘴而聽不見聲兒了。

想指着唱戲掙錢，談何容易呢！我曉得這個，可是不便去勸告他。黑漢會給他預備好捧場的，教他時時得到滿堂的彩，教他沒法不相信自己的技藝高明。我的話有什麼用呢。

事後，報紙上的批評是一致的，都說他可以比作昔時的田桂鳳。我知道這些批評是由哪兒來的，黑漢哪能忘下這一招呢。

從這以後，義務戲和堂會就老有小陳的戲碼了。我沒有工夫去聽，可是心中替氣極憂。我曉得走票送花錢買臉的事，寫玩票而傾家蕩產的並不算新奇；而小陳是個窮小子。打算露臉，他得有自己的行頭，得找好配角，得有跟包的，得擺出闊架子來，就憑他，公司裏的一個小職員？難！

不錯，黑漢會幫助他；可是，一旦黑漢要翻臉和他算清賬怎麼辦呢？俞先生的話，我現在明白過來，的確是經驗之談，一點也非過慮。

不久，我聽說他被公司辭了出來，原因是他私造了收據，使了一些錢。雖說我倆並非知己的朋友，我可深知他絕不是個小滑頭。要不屢被逼急了，我相信他是會幹出這樣丟臉的事的。我原諒他，所以深恨黑漢和架弄着小陳的那一羣人。

我決定去找他，看看我能不能幫助他一把兒；幾乎不爲是幫助他，而是借此去反抗黑漢，要從黑漢手中把這個聰明的青年救出來。

六

小陳的屋裏有三四個人，都看着他作「活」呢。因為要省點錢，凡是自己能動手的，他便自己作。現在，他正作着一件背心，戲台上丫鬟所穿的那種。大家吸着烟，閒談着，他一聲不出的，正往背心上粘玻璃珠子——用膠水畫好一大枝梅花，而後把各色的玻璃珠粘上去，省工，省錢，而穿起來很明艷。

我進去，他只抬起頭來向我笑了笑，然後低下頭去繼續工作，彷彿是把我打入了那三四個人裏邊去。我既不認識他們，又不想跟他們講話，只好呆呆的坐在那裏。

那些人卻年紀在四十以上，有的已留下鬍子。聽他們所說的，看他們的神氣，我斷定他們都是一種稟友。看他們的衣服，他們大概都是衙門裏的小官兒，在家裏和社會上也許是很熱心擁護舊禮教，而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的。可是，他們來看小陳作活。他們都不野調無腔，談吐也頗文雅，只是他們的眼老溜着小陳，帶出一點於心不安而又無法克服的邪味的笑意。

他們談話兒，小陳並不大愛插嘴，可是趕到他們一提起某某伶人，或批評某某伶人的唱法，他便放下手中的活，皺起點眉來，極注意的聽着，而後神氣活似黑漢，斬釘截

發表他的意見，話不多，可是十分堅決，指出伶人們的缺點。他並不為自己吹噓，但是這種帶着堅固的自信的批判，已經足以顯出他自己的優越了。他已深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真高，除了他簡直沒有人懷疑。

「你容易把他們耗走，我開始說我所要說的話，爲省去繞彎，我開門見山的講了他一句：『你怎樣維持生活呢？』」

他的臉忽然的紅了，大概是想起被公司辭退出來的那點恥辱。看他回不出話來，我爽性就釘到家吧：「你不是不是已有許多的債？」

他勉強的笑了一下，可是神氣很堅決：「沒法不欠債。不過，那不算一回事，我會去掙。假如我現在有二千塊錢，作一批行頭，我馬上可以到上海去唱兩個星期，而後，」他的眼睛亮起來，「漢口，青島，濟南，天津，纔一個圈兒；回到這兒來，我就是！」他挑起大指頭。

「那麼容易麼？」我非常不客氣的問。

他看了我一眼，冷笑了下，不屑於回答我。

「是你真相信你的本事，還是被債逼得沒法不走這條路呢？比如說，你現在已欠下某人一兩千塊錢，去作個小事兒決不能還上，所以你懸一下子去摸幾千來，而那個人也往這處引領你，是不是？」

想了一會兒，猶豫了一下，嚇了一口氣，沒回答出什麼來。我知道我的話是釘到他的心窩裏。

「假若真像我剛纔說的，」我往下說，「你該當想一想，現在你欠他的，那麼你要是不清他的債，你的命就交給他了，捧起你來的人，也就是會要你命的人。你要是認為我不是吓嚇你，想法子還他的錢，我幫助你，找個事作，我幫助你，從此不再玩這一套。你想看看。」

「爲藝術是值得犧牲的！」他沒看我，說出這樣一句。

這回該我冷笑了。「是的，因爲你在中學畢業，所以會說這麼一句話，一句話，什麼意思也沒有。」

他的臉又紅了。不願再跟我說歷歷。因為他便越發氣餒；他的豪氣不許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向外邊喊了一聲：「二妹！你坐上一壺水！」

我這樣曉得他還有個妹妹，我的心中可也就更不好過了；沒再說什麼，我走了出去。

七

「全球馳名，第一青衫花旦陳……表演獨有歷史佳劇……」在報紙上，街頭上，都用極大的字登佈出來。我知道小陳是「下了海」。

在「打炮」的兩天前，他在東海飯店招待新聞界和一些別的朋友，不知爲什麼，他也給了我張請帖，真不願吃他這頓飯，可是又要看看他，把請帖拿起來放下好幾回，最後我決定去看一眼。

席上一共有七八十人，有戲界的重要人物，有新聞記者，有捧角專家，有地面上的流氓。我沒有大去注意這些人們，我彷彿是專看小陳而來的。

他變了樣。衣服穿得頂講究，講究得使人看得難過，像新娘子打扮得那麼不自然，那麼過火。不過，這還不算出奇；最使人驚異的是右手的無名指上戴着個鑽石戒指，假若是真的，須值兩三千塊錢。誰送給他的呢？憑什麼送給他呢？他的臉上分明的是一點胭脂，還是那麼削瘦，可是顯出點紅潤來。有這點假的血色在臉上，他的言語動作彷彿都是在作戲呢；他輕輕的扭轉脖子，好像唯恐損傷了那條高領子，他偏着臉向人說話，每說一句話先皺一下眉，而後嘴角用力的往上兜，故意的把腮上弄成兩個小坑兒。我看着他，我的脊背上一陣陣的起雞皮疙瘩。

可是，我到底是原諒了他，因為黑漢在那裏呢。黑漢是大都督，總管着一切；他拍大家的肩膀，向大家囁咕，向小陳遞眼色，勸大家喝酒，隨着大家笑，出來進去，進去出來，用揀極大的綢子手絹擦着黑亮的腦門，手絹上抖出一股香水味。

據說，人熊見到人便過去拉住手狂笑，我沒有見過，可是我想像着那個樣子必定就像這個黑漢。

黑漢把我的眼睛引到一位五十來歲的矮胖子坐首席，黑漢對他說的話最多，雖然矮

胖子並不大愛回答，可是黑漢依然很恭敬。對了，我心中一亮，我找到那個鑽石戒指的來路！

漸漸的，我似乎認識那個胖臉。啊，想起來了，在報紙和雜誌上見過；楚總長！楚總長熱心提倡「藝術」的。

不錯，一定是他，因為他只喝一杯酒，和一點湯，便離席了，黑漢和小陳都極恭敬的送出去，再回到席上，黑漢開始向大家說玩笑話了，彷彿是表示：貴人已走，大家可以隨便吧。

吃了一道菜，我也溜出去了。

八

楚總長出錢，黑漢辦事。小陳住着總長的別墅，有了自己的衣箱；鑽石戒指；汽車。他只是摸不着錢，一切都由黑漢經手。

只要有小陳的戲。楚總長便有個包廂，有時候帶着小陳的妹妹一同來；羶完雞，便

一同回到別墅住下。小陳的妹妹長得可是真美。

楚總長得到個美人，黑灑灑下了不少的錢，小陳得去唱戲，而且被人叫做「兔子」。

大局是這麼定好了，無論是誰也無法把小陳從火坑裏拉出來了。他得死在他們手裏，會先生一點也沒說錯。

九

道。 專忙，我一年多沒聽過一次戲。小陳的戲碼還常在報紙看到，他得演與否可無從知道。

有一次，我到天津辦一點事，晚上獨自在旅館裏非常的無聊，便找來小報看看戲園的廣告。新到的一個什麼「香」，當晚有戲。我連這個什麼「香」是男是女也不曉得，反正是爲解悶吧，就決定去看看。對於新起來的角色，我永遠不希望他得怎樣的奸，以免看完了失望，弄一肚子營扭。

這個什麼「香」果然不怎麼高明，排場好闊氣；可是唱作都不夠味兒；唱到後半截兒簡直有點支持不下去的樣子。唱戲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呢，我不由的想起小陳來。

正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黑漢，他輕快的由台門閃出來，斜着身和打鼓的說了兩句話，又輕快的閃了進去。

哈！又是這小子！我心裏說。哼，我同時想到了，大概他已把小陳吸乾了，又要耍這個什麼「香」了！該死的東西！

由天津回來，我遇見了俞先生，談着談着便談到了小陳，俞先生的耳朵比我的靈通剛一提起小陳，他便嘆了口氣：「完嘆！妹妹被那個什麼總長給拐下不管了，姑娘不姑娘，太太太太的在家裏悶着。他呢，給那個黑小子掙夠了錢，黑小子撒手不再管他了，連行頭還讓黑小子拿去多一半。誰不知道唱戲能掙錢呢，可是事兒並不那麼簡單容易。玩票，能被人吃光了；使黑杆，混不上粥湯；下海，誰的氣也得受着，能吃他就算不難。我全曉得，早就勸過他，可是……」俞先生似乎還有好些個話，但是只搖了搖頭。

又過了差不多半年，我到濟南有點事。小陳正在那裏唱呢，他掛頭牌，二牌三牌是鬚生和武生，角色不算很硬，可也還看得過去。這裏，連由北平天橋大棚裏約來的角兒還要成千論百的拿包銀，那麼小陳——即使我們承認他一切的弱點——總比由天橋來的強着許多了。我決定去看他的戲，彷彿也多少含點捧捧場的意思，誰叫我是他的朋友呢。

那晚上他貼的是獨有的「木兒戲」，九點鐘就上場，文武帶打，還贈送戲詞。我恰好有點事，到九點一刻纔起身到戲園去，一路上我還怕太晚了點，買不到票。到九點半我到戲園，裏裏外外全清鍋子冷灶，由老遠就聽到鼓鑼響，可就是看不見什麼人。由賣票人的神氣我就看出來，不上座兒，因為他非常的和氣，一伸手就給了我張四排十一號——頂好的座位。

四排以後，我進去一看，全空着呢。兩廊稀稀稜稜的有些人，樓上左右的包廂全空着

。一臘燻過去，台上發水月電照得香虛虛的，四個打旗的失了魂似的立在左右，中間坐著個穿紅袍的小生，都像紙糊的。台下處處是空椅子，只在前面有一堆兒人，都像心中有點委屈似的。世上最難看的是半空的戲園子——既不像戲園，又不像任何事情，彷彿是一種夢寐似的。

我坐下不大會兒，鑼鼓換了鑼聲，椅墊夏裙全換了南絳的，繡着小陳的名子，一陣鑼鼓敲過，換了小鑼，小陳扭了出來。沒有一聲碰頭好——人少，誰也不好意思喊。我真要落淚！

他瘦得已不成樣子。因為瘦，所以顯着身量高，就像一條打扮好的刀魚似的他。並不因為人少而敷衍，反之，他的瘦臉上帶出一些高傲，堅決的神氣：唱，念，作派，處處用力；越沒有人叫好，他越努力；就好像那宣傳宗教的那麼熱烈，那麼不怕困苦。每唱完一齣，回過頭去喝水的工夫，我看見他嗽得很厲害，嗽一陣，揉一揉胸口，繞轉過臉來，他的嗓音還是那麼窄小，是作工已臻化境，每一抬手邁步都有尺寸，都恰到好處；要弄個身段，他便向台下打一睨，彷彿是對觀眾：這還不值好兒嗎？沒人叫好

，始終沒人喊一聲好！

我忽然發了狂，用盡了力量給他唱了幾聲彩，他看見了我，向我微微一點頭。我一直平到了台上吹了嗚嗚嗚，雖然並沒聽清楚戲中情節到底是怎回事，我心中很亂。散了戲，我跑到後台去，他還上着裝便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幾乎是一把骨頭。

「等我卸了裝，」他笑了「下，」咱們談一談！

我等了好大半天，因為他真像個姑娘，事事都作得很慢很仔細，頭上的每一朵花，每一串小珠子，都極小心往下摘，看着跟包的給收好。

我跟他到了三義棧，已是夜裏一點半鐘。

「進屋，他連我也不顧得招待了，躺在牀上，手哆嗦着，點上了燈。吸了兩大口，他緩了緩氣：『沒這個，我簡直活不了啦！』」

我點了點頭。我想不起說什麼。設若我要說話，我就要說對他有些用處的，可是就憑我這個平凡的人，怎能救得了他呢？只好聽着他說吧，我彷彿成了個傻子。

又吸了一大口烟，他輕輕的擗了個椅子，放在口中一瓣。「你幾兒個來的？」

我簡單的告訴了他關於我自己的事，說完，我問他：「怎樣？」

他笑了笑：「這裏的人不愜意！」

「賠錢？」

「當然！」他不像以前那樣愛紅臉了，話說得非常自然，而且絕沒有一點後悔的
意思。「再唱兩天吧，要還是不行，簡直得把戲箱留在這兒！」

「那是就糟了？」

「誰說不是！」他咳嗽了一陣，揉了揉胸口。「玩藝好也沒用，人家是聽，咱有什麼法兒呢？」

我要說：你的嗓子太窄，你看事太容易！可是我沒說。說了又有什麼用呢？他的嗓子無從改好，他的生活已入了轍，他已吸慣了烟，他已有了很重的肺病，我幹嗎既然不
了他，還惹他難受呢？

「在北平大概好一點？」我為是給他一點安慰。

「也不十分好，班子多，地方錢緊，也不容易，哪裏也不容易！」他揉着一點橘子皮

，心中不耐煩，可是要勉強着鎮定。可是，反正我對得起老郎神，玩藝地道，別的……是，玩藝地道，不用說，他還是這層第一的花旦。失敗，困苦，壓迫，無法擺脫，給他造成了「一雙白眼」，他只仗着這點自信活着。有這點自信欺騙着他自己，他什麼也不怕，什麼也可以一笑置之；妹妹被人家糟踐了，金錢被人家騙去，自己只賸下一把骨頭與很深的烟癮；對誰也無益，對自己只招來毀滅；可是他自信玩藝兒地道。「好吧，咱向北不見吧！」我告辭走出來。

「你不等聽我的全本風儀亭啦？後天就露！」他立在屋門口對我說。
我沒說出什麼來。

回到北平不久，我在小報上看到小陳死去的消息。他至多也不過祇二十四五歲吧。



殺狗

燈滅了，宿舍裏亂哄了一陣兒，慢慢的靜寂起來。沒光亮，沒響聲，夜光錶的針兒輕輕的濺刺一刺，十二點。

杜亦甫本沒脫去短衣，輕輕的起來，披上長袍。夜裏的春寒教他不得已的吸了一下鼻子。擦着洋蠟，點上發出點很懶惰無聊的光兒。他呆笨的看着微彎的燭捻兒，慢慢的，羞澀的，黑線碰到了蠟槽，蠟化開一點，像個水仙花心；輕輕炸了兩聲，像水仙花心撒化在一汪兒油裏；暗了一會兒，忽然想起牠的責任來似的，放出一枝蠟所應供給的全份兒光亮。杜亦甫痛快了一些。

他轉身推醒周石松，周石松慢慢的坐起來，睜着眼睛，頭支在膝上，看着那枝蠟燭，「我叫他別去！」杜亦甫在周石松耳邊輕輕的說。

不天的工夫，便負着兩捆似高，杜亦甫帶着一高一矮兩位同學來，高的——徐明俠——坐在杜亦甫的左邊，矮的——周石松——坐在右邊。周石松似乎還沒十分醒好，他家都着着驚動他，極受。一聲不響，便都揣着個炸彈似的，勇敢，又害怕，不敢出聲。杜亦甫坐在臺中離上面幾條椅子的地方，徐明俠也動靜響來。

周石松要打哈欠，喘着氣，才敢吐聲，臉上的肉比扭決折的亂用力量，幾乎怪可怕。杜亦甫在藤椅上輕輕扭動了兩下，閉着眼睛，臉上的紅輪慢慢動盪起來，鬆放了心。徐明俠探着頭，眼睛睜得極大，顯得純潔而發着熱，汗灑事。初齊辰探着頭看天花板，態度不但自然，而且帶出點傲慢狂放來，他自居為才子。

杜亦甫要問事——杜亦甫低聲的囑咐。

周石松趕緊點頭，表示他並不慢。更進一步的為表示自己精細，他問了句：「好不好把椅子掛上，遮住燈光；省得又教走狗們去報告？」

雖覺沒等聽見，初才子嗤的笑了一聲。像一個水點落在紅鐵上。

杜亦甫又在椅子上扭動了一下。他長得粗眉大眼，心裏可很精細；他的精細管拘住

他的教習，更像雷炸彈，必着放在極合適的地方纔好爆發。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環顧能力，自身，身體，都不壞。父親是國術館的教師，有人說杜亦甫也有些家傳的武藝，雖自認不這麼承認；爲使別人相信，他永遠管國術叫作：「拿好架子，等着挨揍」。區亦太看得起他的父親，每逢父子吵了嘴，他很想把老人叫作「挨揍的代表」，可是決不辦別入公然這麼說。

夜間十二點，他們常開這樣的小組會議。夜半，一豆燈光，語聲低重，無論有無實際的問題來討論，總使他們感到興奮，滿意。多多少少不平與不滿意的事，他們都可以在這裏慷慨的有些激烈的言語來討論，想辦法。他們以爲這是把光藏在洞裏，不久，他們會炸破這個洞，給東亞放起一把野火來，使這衰老的民族變成口吐火燄的怪獸。他們興奮，恐懼，驕傲，自負，話多，心跡得快。

杜亦甫是個小團體的音領。「有要緊的事！」他又說了一句。看大家都等待着解釋，他向前探了探身，兩腳妥當的踩在地上，好，他的全身穩當有力：「和平就是屈服。我們不讓再受任何人的騙了。刀放在脖子上，這的刀已經放在我們的脖子上。」

閉眼的痛死，還手的，死不定，喪去生命，還有生命，除了流血沒有第二條路，沒有！我們不能坐以待斃，去避，去逃，給自己的造血的機會！我們不爲流血而哭！」

「假如我們能造幾扇扇的慘變，一扇石松把被子往上拉了拉，一面結卷只是扇扇的舞決了，豈不是白流身家而無？白死一些好人——」

「糊塗人！」初才子矯正着。

「啊，糊塗人，這固有於心中亂了一些。」我說：「豈不是？沒用？沒多天的用？」

徐明依的眼中帶有熱淚流而流在亦事，彷彿也知道從來更說什麼，而歡迎傾說。杜亦苗要笑，亦可極快的想起自己是首領，於是拿出更鄭重的樣子，顯出只懂得辯駁，而一點也不看人：「多一個瘡口就多使人注意他的生命。一個瘡，因為能引起對全身的注意，他就能救救，就能救！不若能善法，一命命也一個民族也如是，我們爲救民族，得給他這這這這！」

初才子由花亡裏轉會了地開了，初才子將那手揣到袖子里去。

徐明依向杜亦苗點頭，初才子點頭，眼將由這處看到那個，輕送着淚光，彷彿

們的話都正好打在他的心坎上；只有佩服，同情，說不出來話。

周石松對着燭光靜起來。

「老周你先不必怕！」徐明傑也同情於老周，但更強壯地一語激勸。

「誰怕？誰怕？」周石松的臉立刻紅了一塊，語聲起用這種有譏諷允許的語度。「

哪回舉我落在後邊過？難道不許我發言嗎？」

「何必呢，老周？」杜亦甫精神氣非常的老到，安詳，懇切，「你願意得對！不過！」

「有點婦人之仁！」初才子極快的接過去。

「不准搗蛋！」杜亦甫鎮壓着初濟辰。

周石松不再說什麼。

「誰也知道，」杜亦甫接入了正文！「戰爭需要若干若干準備，不是專憑人多就能致

勝的。不過，說句不科學的話，勇氣到底還是最要緊的。勇氣從哪裏起來？這就要專謀

要準備。軍事準備了沒有？軍事準備了什麼？我們不知道。也許是真正的準備，也許是

騙人。我們可是一定能作編激起勇氣的工作。造出流嵐口機等各種人等是編拉。編拉

死，不戰也死，於是就有了戰的決心。我們能作這個，應作這個，馬上就得去作這個！局部的解決，也好，因為牠到底是一個窟，人們不願全身因此潰爛，就得去釀主意！」說罷，杜亦甫挺起身來，兩脚似有千斤沉重，平放在地上。蹙着粗眉，大眼呆呆的望着燭光，似乎心中思念已空，只有熱血在身上奔流。

「是不是又教我無稿，發傳單？」初才子問。

「正是又得勞駕！」杜亦甫聽出來才子話中的邪味，可是用首領所應有的幽默，把才子扣住「後天大市有香會，我們應去發些傳單。危險的事，也就是，去造流血的機會。鐵巡警抓去呢，沒關係；若是和敵人碰了頭就必出亂子——出亂子是我們的目的。大家都願意？」

周石松首先舉起手來。

徐明依隨着舉起手，可是不十分快當；及至把手舉好，就在空中放了好半天。

「我去擬稿，不必多此一舉」了吧？」初才子輕輕的一笑。

「通過了！」杜亦甫的臉上也微帶一點笑意。「初，你去擬稿子，明天正午交卷。老

期你管脚刷，後天清早都神得好。後天九點，一齊出發。是這樣不是？」

徐明快連連點頭。

「記得好像咱們發過好幾次傳單了，並沒流通呢？」初濟辰用眼角撩了杜一下。

「那——」杜亦甫極快的想起一句話，到嘴邊上又忘了。

「大而引起流血，小而散散我們的悶氣，都好！事情沒有白作了的！」徐明快對杜亦甫說。

杜亦甫沒找回來剛纔忘掉的那一句，只好勉強的接過來徐明快的：「事情沒有白作了的。反正有傳單就有人看。什麼——」

「啊——哈——」周石松的哈答欠吞併了杜亦甫的語聲。

「喂」徐明快把食指放在唇上，「小點聲！走狗們，」沒說下半句，他驕傲的應門那裏，爬下去，耳朵貼着地，聽了聽，沒聽到什麼，輕快的應門來：「好像聽見有腳步聲！」

「兩個賊賊！」初才子立起來：「要聽聲音。」

杜亦甫拉了初濟辰一把，兩步跑到屋門那裏，輕輕推開門，向外探着頭仔細的看了
看：「沒人，散會；別忘了咱們的事！」

徐，初，輕輕的走出去。

周石松一下子鑽進被窩去，蒙上了眼。

杜亦甫獨自呆看着蠟燭，好大半天；吹滅了蠟，隨着熄滅未滅的那一線餘光，嘆了

口氣。

躺下之後，他睡不着，屋裏污濁的空氣，夾雜着蠟燭味像可以摸到一層什麼油膩，
緊緊的他的頭上，壓住他的胸口，使他出不來氣，想去開開窗子，懶得起來。周石松的
呼聲，變化多端，使人討厭而又驚異。

起初他吐着沉重的呼聲，慢慢的漸漸羨慕周石松——吃得飽，睡得熟，從優渾渾的只
有一樞心眼。他幾乎有時候自己不為麼簡單；走的，簡單就能直爽，一定就會快樂。

由周石松想到了初濟辰——狂傲，一天到晚老把頭扭到雲裏去。也可羨慕！狂傲由於
無知也許由於豪爽；無論怎樣吧初才子也快樂，至少比自己快樂。

想不出徐明使那高個子有什麼特點，也看不出他快樂不快樂。爲什麼？定不是因爲徐明使不那麼簡單，寂寞嗎？自己不是和徐明使一夥人嗎？

不，杜亦甫絕不能就是徐明使，徐明使有狡猾的地方，而自己，憑良心說，對誰都來不肯掩護。那麼，爲什麼已不快樂呢？不錯，家事天下事，沒有一樣是徐明使一個有趣的青年打越精神，去笑一笑的，可是，一天到晚營着一口爽氣，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個有作爲的人，恐怕不專憑着一張苦臉而成功吧？城主不是笑着去收仁叔的錢嗎？

是不是自己根本缺之着一點什麼，一點像生命的東西？想到這裏，他把頭藏在被子裏去。極快的他看見了以前所作過的事，那些癡氣，薄小，像一些懶懶的雪花兒似的事。他的頭更深滅了些，他慚愧，不肯再教鼻子吸到一些涼氣，得聞着自己身上的臭味。那些事，缺之着點什麼，不能說，不能說，對不起那些事，對不起人，也對不起自己！他的額上見了汗！

睡吧，不要再想！再說，爲什麼這樣小看自己呢？他的頭伸出來，吸了一口涼氣。睜着眼睛看屋中的黑暗，停止在思索。不久，心中鬆弛了一些，東一個西一個的念頭又侵

懷的零散的浮上來，像一些春水中的小蟲，都帶着一點生氣。爲什麼小看見已晚？這些事不是大學生所應作的麼？缺乏着點什麼，大家所作的都不缺乏着什麼嗎？那些事不見得不漂亮，自己作的不見得不出色，這要怎樣呢？幹嗎不快樂呢？

心裏安靜了許多，再把頭藏進去。暖氣圍着耳鼻，像鑽入一間溫室裏去似的。他聽着了。

胡夢顛倒：一會兒，他夢見自己在荒林亂石之間，指揮着幾百幾千幾萬熱血的男兒作戰，鏗聲響成一片，如同夜雨擊打着秋葉。敵人退了，退了；追！喊聲震天，血戰的一鏢似的，血箭似的，一邊飛走一邊向四外濺射着血花。忽然，四面八方全是敵人，被包圍起來，每個鎗口都紅紅的向着他，每個毒狠兇惡的眼睛都看着他；鎗口，眼睛，紅白的，一點一點，漸漸的聯成幾個大團，繞着他亂轉。他的血涼起來，生命似鑽在一把汗裏，心裏堵得難過，張開嘴要喊，喊不出來。醒了，迷迷糊糊的，似醒非醒，胸口還覺得發堵，身上竟出了汗，要定神想一想，心中一軟似的又睡去了。似乎是個石洞裏，沒有一點光，他和扁石枱都倒倒懸懸，口中堵着使人惡心的一塊什麼東西。洞裏似乎有

的長得嫩草芽，還不十分綠，顯着勇敢而又乖巧似的。他很想住遠處躍躍，腿可是不願意動，那股子扭勁兒又回來了，又覺到心中缺乏着一點什麼東西，一點不好意思承認而又不能不承認的什麼東西。他把手揣在袖子里，低着頭，悄悄的在院中走，小風很硬的擦着他的襟門兒。

剛走出不遠，周石松迎面跑了來，跑得不快，可是樣子非常的急迫。到了杜亦甫面前，他張開嘴，要說什麼，沒有說出來，臉上硬紅硬白的像是受了極大的驚恐。

「怎了？」杜亦甫把手伸下去，挺起腰來。

「上岸了，來了，我看見了！」周石松的嘴還張着，但是找不到別的話說。

「誰？」

「屋裏去說！」周石松沒顧得杜亦甫怎樣，拿起腿就跑，還是小跑着，急擱頭不十分得快。快到宿舍了，他算跑起來。

杜亦甫莫明其妙的在後面跟着，跑也不緊，中一點也不好，十分的不好過；他忽然覺得周石松很討厭，不定是什麼屁大的事呢，就這樣見神見鬼的瞎鬧。到了屋裏。他幾乎

是合着那兩：

「到底怎回事？」

「老杜，你不是都已經知道？」周石松坐在床沿上，樣子還很驚慌。

「我知道什麼？」杜亦甫沉着臉問。

「昨天夜裏，」周石松把聲音放低，趕忙立起來，偏着頭向杜亦甫低聲的嘀咕：「昨天夜裏你不是說刀已經放在脖子上去了？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什麼也不知道，真不知道！你要不說我可就還出去繞我的灣兒，我覺得身上不太合適，不精神！」杜亦甫坐在了破藤椅上，心中非常的不耐煩。

「好吧，你自己看吧！」周石松從袋中掏出不大的一張「號外」來，王哆嚙着，遞給了杜亦甫。把這張紙遞出去，他好像覺得除去了塊心病似的，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看着杜亦甫。

幾個龐大的黑字像往杜亦甫的眼裏飛去的，剛一接過來，他的臉就變了顏色，這幾個大字就夠了，他安不下心去再細看那些小的。「老周，咱們的報紙怎麼說，看見了

「看見了，一字沒提！」

「一字沒提？一字沒提。」杜亦甫眼看着號外，可並沒看清任何一字。「那麼這個謠言也並不確，造空氣吓人？」

「我看見了！親眼看見了！」周石松坐起來，嘴唇有些發乾似的，直用舌尖來回舔。
「六號甲裏，汽車，車上的兵都抱着槍，槍口朝外比畫着！我去送徐明俠。」

「他上哪兒？」

「回家，上汽車站！」周石松臉紅勢很可怕。「這小子！他知道了，可一聲兒也不出，像個會掏塞的狗熊似的，輕輕的，人不知鬼不覺的逃走了。他沒說什麼，只求我陪他上街；他獨自不敢出去！及至到了汽車站，他告訴我給他請兩天假，還沒說別的。我獨自往回走，看見了，看見了，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急忙回來找你，你必有辦法；刀真擺在膽子上了，我們該怎麼辦呢？」

吳合杜亦甫不想說話，心中很亂，可是不便於楞起來，隨便的說了聲：「爲什麼呢？」

「難道你沒看見那些字？我當是你預先知道這回事，想拚上命呢！拿來，我念！」他從杜亦甫的手裏搶過號外來，急忙的舐了下嘴唇：

「特務機關報告：『禍事之起，起於芝蔴洲大馬路二十一弄五十二號。此處住有我僑商武二郎，年五十六歲，獨身。此人養德國種狼狗一條：性別，雌；毛色灰黃；名，銀魚。銀魚於二月前下小狗一窩：三雄一雌，三黃一黑，均肥健可喜。不幸，一週前，黑小狗在門外遊戲，被人竊去。急報之地警所，允代尋覓，實則敷衍無誠意。武二郎乃急來特務機關報告，即遣全部偵探出發尋覓。第一日無所獲，足證案情之詭密嚴重。翌日清晨，尋得黑小狗於海濱，已死。黑小狗直臥海濱，與早潮成了字形，尾直伸，時被浪花所掩，為狀至慘！面東向，脣腫二目，似切盼得見朝陽者。腹漲如鼓，頸上有噬痕，顯係先被傷害，而後擲入水中者，岸沙上有足跡。查芝蔴地養犬者共有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二家。其中有四千以上為不滿半歲之小狗，二千以上為哈吧狗，均無咬斃黑小狗之能力。此外，則均為壯實大犬，而黑小狗之傷痕實為此種大犬所作。乃就日常調查報告，檢出反抗我國之激烈分子，蓄有巨犬，且與武二郎為隣者，先加以偵察，偵察結果，得重

要嫌疑犯十人，即行逮捕拷問，所蓄之犬亦一併捉到。此十人者，既係激烈分子，當然狡猾異常，堅不吐實。爲促其醒悟，乃當面將十巨大槍決。芝地有俗語：雞犬不留，故不惜殺狗以警也。狗血四濺，此十人者仍頑抗強橫。同時，芝地官吏當有所聞，而寂寂無一言，足證內疚于心，十人身後必有廣大之背景。設任其發展，則小黑狗之血將爲在芝我國國民之前導，由犬及人，國人危矣！」周石松念的很快，念完，額上見了汗；

「爲了一隻小狗！」

「往下！」杜亦甫低着頭，咬着牙。

「沒什麼可念的了，左不是兵上岸，來屠殺，來恐嚇，來肅清激烈人物與思想，來自我便宜！」周石松幾乎是喊着。「我們怎辦呢？流血的機會不用我們去造，因爲條狗——哼！狗——就來到了！」他的聲音彷彿噎住了他的喉，還有許多話，但只能打了兩個極不痛快的膈兒。

「老初呢？」杜亦甫無聊的，想躲避着正題而又不好意思撈起來，這麼問了一聲。看周石松沒回答，他搭勸着說：「我找她去。」

不大的工夫，杜和初一同進來。初濟辰的頭還揚着，可是臉色不大正，一進門，他向周石松笑了笑，笑得很不自然。

「你都知道了，老初？」周石松想笑，沒能成功，他的臉上抽動了兩下，像剛落上擺着蠅那樣。沒等初濟辰開口，杜亦甫急忙的說：「老初，別再瞎扯，咱們得想主意！徐明俠已經溜了，咱們——」

「我聽天由命！」初濟辰眼着天花板，手揣到袖子裏。「據我看呢，戰事決不會有，因為此地的買賣都是他們的，他們開砲就轟了他們自己的財產建設，綁去像我這樣的一些人，羞辱一場，甚至殺幾個，倒許免不了的。他們始終以為我們仇視他們，只有幾個讀過書的人所要弄的把戲，把這幾個激烈分子殺掉或鎮壓住，就可以騎着我們脖子拉屎，而沒人敢出一聲了。我等着就是了，我自己也許有點危險，戰爭是不會有的，不會！」

「你呢？老杜？」周石松看初才子軟下去，氣兒微索了些。「我聽你的，你說去硬碰，我隨着。老初說不會有戰事，我看要是有人硬碰，大概就不會和平了結，你昨天說

的對，和平就是屈服，只爲了一條狗，一條狗；這麼下去還有完嗎？」

杜亦甫低下頭去，好半天沒說出話來。一點也不用再疑惑了，他心中承認了自己的的確確缺乏着一點什麼，這點缺乏使他撐不起來昨天所說的話。他抬不起頭來，不能再辯論，在兩個同志面前，除了承認自己的缺乏，別無辦法。這極難堪，可是究竟比再胡扯與掩飾所強的多！他的嘴唇動了半天，直到眼中濕了，纔得到張開的勇氣；「老周！老周！咱們也躲一躲吧！這，這，」他的淚落下來。

周石松的心軟，眼圈也紅了。他有許話要質問杜亦甫，每句話都得使杜亦甫無地自容，所以他一句也不說了。他覺得隨着杜亦甫一同去死或一同去逃，是最對得住人的事，不願再問應死還是應逃的道理。不好意思對杜亦甫說什麼，他轉過來問初濟辰：「你呢？」

「你倆要是非拉着我不可呢，就一同走；反之，我就在這兒等死，等死！」初濟辰又笑了笑。

「還有人上課嗎？」杜亦甫問，眼擦了外邊一下。

「有！」初濟辰回答：「大家很穩定！」

「街上的人也並不慌，」周石松找補上。

「麻木不仁！」杜亦甫剛說出這個，馬上後悔了，幾乎連頭皮全紅了起來。

初濟辰把要說的話嚥了下去。

彷彿爲遮羞，杜亦甫提議：「上我家去，好不好？一時哪能找到合適的地方？家裏窄窄一點，可是。」

「先不用忙吧，我看，」初濟辰很重的說。「搜查是可能的，可是必在夜裏，他們精細得要命：昨天夜裏，也就是三點來鐘吧，我醒了，看走廊的燈也全滅了，心中很納悶。起來，我扒着窗子往外看，連街上也沒了燈亮。往上運軍火呢，必是。他們白天用槍口對着你，運軍火可得滅了燈。精細而矛盾。可是，無論怎說吧，他們總想精細就是了。我們若是有走的必要，吃完晚飯再去，決不遲。在這後半天，我個也好採探消息，看看風頭，也許事情還不至於那麼嚴重，誰知道。」

「對！」杜亦甫點了點頭，可是問了周石松一句：「你呢？」

「怎辦都好，我聽你們的！假若你們說去硬碰，」看了杜亦甫一眼，他把話打住了。

後半天的消息越來越壞了，什麼樣的謠言也有，以那專爲造謠惑亂人心的「號外」爲主，而隨聲的補充變化。學校的大鐘還按時候敲打，可是課堂上沒有多少人了。街上的鋪戶也還照舊的開着，連買肉帶賣的可都有點不安的神氣。大家都不慌，不急，不亂，只是無可如何的等着一些什麼危險。不幸，這點危險要是來到頭上呢，誰也沒辦法，沒主意。在這種不安，無可如何，沒辦法的心境中，大家似乎都希望着僥倖把事帶對付過去，在半點鐘內若是沒有看見鐵甲車的影子，大家的心就多放下一點去。

可是，消息越來越壞。連見事比較徹的初濟辰也被謠言給弄得撐不住勁兒了。他幾乎要放棄他所觀察到的，而任憑着感情去分擔大家的驚恐與亂惑。

周石松還有個子到外面買「號外」，他把最後的消息給杜亦甫帶了來：「矯正以往的因循！斷然的肅清破壞兩國親善的分子！」這類的標題都用醜陋的大字排印出來，這些字的本身彷彿就能使人顫抖。捕了去誰，沒有登錄，但無疑的已經有大批的人被捕。

這，教杜亦甫担心的父親。要捕人，國術館是必得照顧到的，牠一向是眼中的釘，不因為牠實際上有什麼用處，而是因為牠提倡武藝，「提倡」就是最大的罪名。杜亦甫飛也似跑去打電話，國術館的電話已經不通。無疑的，一定出了事，極快的，由父親想到了自己；父親若是已經被捕，自己便也很難逃出去；人家連獵的數目調查得那麼清楚，何況是人呢，何況是大學學生呢；又何況是學生中的領袖呢？他憤恨，切齒，迷亂，沒辦法。他只想麻痺腳痛為一場，那怕是罵完了便手刀萬副呢，也痛快。這是還有太陽的世界麼？這是個國家麼？問誰呢？沒有人能回答他，只有熱血足以洗去這種污辱！怎麼去流血呢？

「老周！」他喊了聲：「我——我——」嗓子像染受熱氣的花似的，沒有一點聲音便軟下去。

「怎樣？」周石松問。

待了好大半天，杜亦甫自言自語的：「沒辦法！」

一直到晚飯的時候，杜亦甫沒有出屋門。他背着手在屋裏來回走，有時候也躺臥在床

上一會兒，心中不斷的思索：一會兒他想去拚命，這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拚了命，還評一點好處沒有，但究竟是自己流了血，有一個敢流血的就不能算國裏沒有人。一會兒他又往回想，白死有什麼用處，快意一時，拿自己這一點點血洒在沙漠上，連點血痕也留不下吧？他思索，一刻不停的思索，越想越亂，越不得主意。他仍然不肯承認他害怕，可是無論怎樣也找不到去幹點什麼的勇氣。

草草的扒攪進去兩口飯，他急忙的又跑回宿舍來，好像背後追隨着個鬼似的。天黑了，到了該走的時候，可是父親說若已被拿去，家裏怎能是安全的地方呢？在學校裏，初濟辰說的對，晚上必定來捉人！天黑一點，他的心便緊一點，他沒想到過自己會能這樣的慌張，外邊的黑影好像直往前企壓，要把他逼到窮根去，慢慢的把他攪死。

好容易初濟辰和周石松都來了，他的胸中鬆了一口氣。怎麼辦呢？初和周都沒主意，而且很有留在校裏的勇氣。他不能逼着他們走，他既是說不出地方來。往外邊看了一下，院中已黑得可怕。初濟辰躺在周石松的床上，半閉着眼睛彷彿想着點什麼事。周石松坐在破藤椅上，臉上還有點紅，可是不像白天那副模樣了。杜亦甫靠簾子立着，呆呆地

看着外面同黑暗。待了一會，把黑暗看慣了，他心中稍微舒服了一些。那大片的黑暗包着稀疏的幾點燈光，非常的安靜。黑暗彷彿有些近於荒涼的，好像包藏着一點捉摸不定而可愛的什麼意思或消息，像古詩那麼純樸、靜恬，含着點只能領略而道不出的意思。心中安靜了一些，他的想像中的勇氣又開始活動。他想接着，自己握着一把手鎗，那怕是塊石頭呢也好，輕手蹣跚的過去，過去，一下子把個戴鐵盆的敵人打得腦漿迸裂！然後，槍響了，火起來，殺，殺，無論老幼男女全出來廝殺，即使慘敗，也是光榮的，偉大的人民是可殺而不可辱的！

正這麼想着，一道白閃猛瘋的把黑暗切成兩塊，像從天上落下一把極大的白刃。探探燈！白光不動，黑影在白光邊上顫動，好似剛殺死的牲口的肉那樣微動。忽然，極快的，白光硬挺挺的左右擺動了兩下，黑影幾乎來不及躲避，亂頭子幾下，無聲的，無可如何的，把地位讓給了白光。忽然，白光改爲上下的動，黑影默默的，無可如何的任着戲弄；白光昂起，黑影低落；白光追下去，黑影躲到地面上，爬伏着不動。一道白光，又一道白光，又一道白光，十幾條白光一齊射出，旋轉，交叉，並行，冷森森，自亮

亮，上面遮住了星光，下面閃爍着樓房山樹，狂傲的，橫行的，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然聯成一排，協力同心的掃射一圈，把小小的芝蔴洲穿透，照通，圍起來，一塊黑，一塊白，一塊黑，一塊白，一切都隨現隨滅，眩暈，迷亂，在白光與黑暗中顛顛亂亂。一道光閃到了杜亦甫的窗上，稍微一停，閃過去了；接着又是一道，一停，又過去了。他扶住了窗台，閉上了眼。

周與初全立起來，呆呆的看着，等着，極難堪的，不近情理等着，期待着。可怕，可愛，這帝國主義舞場的燈光傘山與海作了舞台，白亮亮的四下裏尋找紅熱的血。黑的海，黑的山，黑的樓房，黑的松林，黑的人物，全潛伏着，任憑這幾條白光來回的詳細的找合適的地方，好轟炸與屠殺。

等着，等着，可是光不再來了，黑暗，無聊，只有他們三人的眼裏還留着一點殘光，不很長，不很亮，像月色似的照在窗上。初濟辰先坐下了。杜亦甫極慢的轉過身來，看了周石松一眼，周石松像極疲乏了似的又坐在藤椅上。杜亦甫用手摸到了床，坐下，噁了噁嘴唇。

老久，誰也沒話可講，心中都想着剛纔那些光的遊戲與示威。忽然，初濟辰大聲的

笑起來，不知道爲什麼，他只覺得一陣顫動，全身都感到痛快。笑夠了，他併上嘴；忘了，那陣笑好像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了。

「我一點也不惱你，我真可笑！」杜亦甫低着頭說。

「他沒笑你，老杜！」周石松很歡迎有人說句話。

初濟辰沒言語，像是沒聽見去什麼似的。

「不管他笑我沒有，我必須對你們倆說出來，要不然我就鬱悶死了！」杜亦甫把頭抬起來，來看他們。「我無須多說什麼，只有倆字就夠了：我怯！」

「以卵擊石，勇敢也是愚昧！」初濟辰笑了笑。

「即使你說的一點不錯，到底我還是怯！」杜亦甫的態度很自然了，像吃下一料瀉藥，把心裏的虛僞全打淨了似的。

「我也說不上我是怯，還是勇，反正我就是沒主意！」周石松也微笑了一下。

全不再言語了，可是不再顯着寂寞與難堪，好像彼此已能不用言語傳達什麼，而能默默的互相瞭解。

他們就那麼坐了一夜。

第二天，消息和緩了許多。杜亦甫回了家。他急於要看看父親，不管父親是受了驚沒有，也並不是要盡什麼孝道，而幾乎是出於天真一點什麼，和小孩受了欺侮而想去找父親差不多。平日他很看不起父親，到現在他還並沒把父親的身分提高多少，不過他隱隱的似有一點希冀，想在父親身上找出一些平日被他忽略了的東西。這點東西，假若能找到，彷彿就能教他有一種新的希望，不只關乎他們父子，而幾乎可以把整個民族的問題都拉扯在內。這樣的拉扯是可笑的，可是他一時像迷了心竅似餉，不但不覺得可笑，反而以為這是個最簡單切近方便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只須一見到父親，他就馬上可以得到個「是」或「不」；不管是怎樣，得到這個回答，他便不必再懸着心了。

他不願繞着灣兒去原諒自己，可也不願過火的輕着自己，把事情拉平了看，他覺得他的那點教育使他會思索，會顧慮，會作偽，所以胆小。他特去拿父親證實了這個。父親不諱字不會思索顧慮與作偽，那麼就天然的應當粗氣壯。可是，父親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假若父親是這樣，那麼，他便可以原諒自己，而且得到些希望。這就是說，真正

有骨氣的倒是那不認字的人們，並不必等着幾個讀書人去搖旂吶喊纔挺起胸來——恰恰和敵人們所想的相反。果然要是這樣，這是個絕大的力量，反之，那便什麼也不用再說，全民族統統是挨揍的貨了！他得去看父親，似乎民族興亡都在這一看中。可笑，誰管，他飛也似的回了家。

只住着樓上兩間小屋，屋外有個一張桌子大小的涼台，杜老拳師在涼台上坐着呢。

「眼看到兒子，他趕緊立起來，喊了聲：『你來了？正要找你去呢！』」

杜亦甫一步跳三層樓梯，一眨眼，微喘着立在父親跟前。他找不到話講，可是心中極痛快，自自然然的看着父親：五十七八歲，矮個子；圓臉，黑中透亮，兩眼一大一小，眼珠都極黑極亮，微笑着兩隻皮糙骨硬的手在一塊搓着：「想你也該來了！想你也該來了！坐下！」把椅子讓給了杜亦甫，老人自己願意立着。杜亦甫進去，又搬出一把椅子來。父子都坐下，老人還搓着手；「差點沒見着你，春子！」他叫着兒子的乳名：「我讓他們拿去了！」老人又笑了，「一大一小的兩眼眨巴的很快。」

「沒受委屈？」杜亦甫低聲的問。

「那還有不受委屈的？」老人似乎覺得受委屈是可笑的事，又可笑了。「你看，正趕上我值班，在館裏過夜。白天本聽到一些謠言，這個的，那個的，咱也沒往心裏去。不到十點鐘我就睡了，你知道我那間小屋？牆上掛着軍刀，牆角立着花槍？一躺下我就着了。大概有十二點吧，我聽見些動靜，可沒大研究，心裏說，國術館還能鬧賊？我剛要再睡，我的門開了，燈也捻着了，一看，是伙計王順。王順幹什麼？我就問。王順沒言語，往後一閃身，喝，先進來一對刺刀，我哈哈的笑起來了，就憑一對刺刀，要我的命還不大容易；別看我是在屋子裏！緊跟着刺刀，是槍，緊跟着槍，是一對小鬼子，都戴着小鐵盆，托着槍衝我來了。我往後望望，後邊還有呢，都托着槍，戴着小鐵盆。我心裏就一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了信，我滿可以埋伏在門後邊，就憑我那口刀，進來一個宰一個，至少也宰他們幾個。我太晚了，十幾枝快槍把我擠在床上，我連伸手摸刀的工夫也沒有哇。我看了看窗戶，也不行，洋窗戶，上下都扣着呢，我跑不了。好了，研究不出這兒來，我就來文明的吧，等着好了，看他們把我怎樣了！幸而我老穿着褲褂睡覺，摸着大棉袍就披上了，一語不發。進來一個咱們的人，狗娘養的，漢奸！他教我下來

，跟着走。我沒言語，只用手背干擦，哼，那小子的右臉上立刻紅了一塊，但一眨眼，刺刀可就把我圍上了，都白亮亮的，硬梆梆的，我看着他們，不動，也不出聲。那些王八日的唧裏骨碌不知說了些什麼，那個狗娘養的搗着臉又過來了，教我下來，他說到院裏就槍斃了我。我下來了，狗娘養的趕緊退出老遠，怕我的手背再擦他。一個王八日的指了指我磨刀，狗娘養的教我抱着刀，他說：抱着你的刀，看你的刀能救了你的命不能。這是成心耍弄我，我知道；好，我就抱着我的刀。往外走吧，脊背上，肋條上，全是刺刀，我只要一歪身，大概就得有一兩把插到肉裏去。我挺着胸，直溜溜的走。走到院裏，我心裏說，這可到了回老家的時候了。我那會兒，誰也沒想，倒是直想你，春子。我心裏就這麼研究，王八日的殺了我，我有鬼子會報仇呀。老人笑了笑，緩了口氣，親熱地看了兒子一眼。「反正咱們和王八日的們是你死我活，沒個散兒。你不識文斷字，可是我準知道這個。果不其然，到院裏那個狗娘養的奉了聖旨似的教我跪下。我不言語，也不跪下，心裏說，開槍吧，小子們，把你太爺打成漏杓，不用打算奪一彎腿！兩個王八日的看我不跪，由後面給了我兩槍靶子，哼，心裏說，你倆小子還差點目的，太

驚不是這麼容易打倒的。見我不倒，一個王八日的，也就是像你這麼遠兒，托起槍來，瞄我的胸口，我把胸挺出去。拍！響了。連我都納悶了，怎麼還不倒下呢？那些王八羔子們笑起來，原來是空槍，專爲吓吓我。王八羔子們殺人，我告訴你，春子，決不痛痛快快的，他們拿你當個小蟲子，翻來覆去的揉搓你，玩夠了再殺；所以我看見他們就生氣，他們狠毒，又壞！」老人不笑了，連那隻小一點的眼也瞪起來，似乎是從心裏憤惡那些王八羔子們。

「那個狗娘養的又傳了聖旨，」老人接着說，「帶回去收拾，反正早晚你得吃上一顆黑棗。我還是不言語，我研究好了，就是不出一聲，咱們誰得手誰殺，用不着費話；是不是，春子？」

杜亦甫點了點頭，沒有話可說。

「出了大門，」老人又說下去：「他們還好，給我預備的大汽車，就上了車。還拖著刀，我挺着腰板，教他們看着，太爺是沒得手，沒能把刀切在你們脖子上，好罷，你們的槍子兒我也不怕！你們要待了我的命，可要不了我的心志；這是一口氣，這口氣由

襖褲給我的兒子孫子，永遠不能碰膝蓋兒着土！我這麼研究好了，就看他們的驢準吧！到了個什麼地方，黑燈下火的我也沒看清是那裏。這裏聽不見馬的，齊瞪瞪的淨是皮鞋響。他們把我圍在一間小屋裏，我就坐在地板上閉眼養神，等着槍斃。我沒有別的事可想，就是恨我的刀沒能出鞘。他們人多，鎗多，我不必掙扎，白費力氣幹嗎。我等着好了，死到臨頭，我得大大方方的，繃繃眉就不算練過工夫，是不是，春子？」

杜亦甫又點了點頭。

「待了不知好久，」老人又撻起雙手來，彷彿要表演出那時怎樣的不耐煩。「他們把我提到一間大廳上去，燈光很亮，人也不少，坐的是官兒，立着的是兵。他們又教我跪下，我還是不出聲，也不跪。麻煩了半天，他們沒有了主意，刺刀可就又戳在我胸口上，我不動，紋絲不動，眼皮連抬也不抬；哼，殺劇隨便，我就是不能彎腿！慢慢的，刺刀挪開了，他們拿出一張字紙來教我寫，我閉上了眼。我那天夜裏就說了一共這麼三個字：「不認字！」他們問我那些字——他們管聽叫什麼「言」呀，我記不清了——什麼意思？我不出聲。又問，那是你畫的押，簽的名，不是？我還是不出聲。我心裏說，

這回真該殺我了，痛快點吧！我犯了什麼罪？沒有。憑什麼他們有生殺之權？沒道理。我就這麼尋思着，他們無緣無故的殺了我，我的兒孫以後會殺他們，這叫作世仇。我一點也不怕呢，我可就怕後輩忘了這點事兒。俗語說的好，冤仇應解不應結，可那得看什麼事，就怎麼胡殺亂砍呀，這點仇不能白白的散了！這並不是我心眼小，我是說人生在世不能沒骨頭，騎着脖子拉屎，還教我說怪香的，我不能！你看，果然，他們又把槍舉起來了，我看見過，吓嚇誰！他們裝槍子，鬧學兒，裝他媽的王八羔子，氣派大邁了去呢。其實，用不着，我不怕，你可有什麼主意呢？叱畫了半天，哼，槍並沒放。又攔我送回小屋裏去了。什麼東西！今個天亮的時候，他們也不是怎麼，把我放了，還彷彿怪客氣的，什麼玩藝兒！我不明白這是哪一齣戲，你來的時候，我還正研究呢。一句話抄白經吧，告訴你，春子，咱們得長志氣，跟他們幹，這個受不了！我不認字，不會寫細的算計，我可準知道這麼個理兒，只要挺起胸脯不怕死，誰也不敢斜眼看咱們！去擲盞茶喝好不好？」

杜亦甫點了點頭。

東西

晚飯吃過了好久，電報還沒到；鹿書香和郝鳳鳴已等了好幾點鐘——等着極要緊的一個電報。

他倆是在鹿書香的書房裏，屋子很大，並沒有多少書。電燈非常幽亮，亮得使人難過。鹿書香的嘴上搭着支香烟，手握在背後，背向前探着些，在屋中輕輕的走。中等的身材，長臉，頭頂上禿了一小塊，臉上沒什麼顏色，可是很亮。光亮掩去他的醜態，大眼，高鼻梁，長黑眼毛，顯出幾乎是俊秀的樣子。似乎是欣賞着自己的黑長眼毛，一邊走一邊連連的眨巴眼。每隔一會兒，他的下巴猛的往裏一收，脖子上抽那麼一下，像噎住了食。每逢一抽，他忽然改變了點樣兒，很難看，像個長臉的餓狼似的。頓霎，他趕快又眨巴那些黑美的眼毛，彷彿是恢復臉上的俊秀。

煙捲擱下夾好幾回，因為他抽氣的時候帶累得嘴唇也抖一抖；可是他始終沒用手去換，沒工夫顧及煙捲。煙捲到底被脖子的抽動給弄掉了，他眨巴着眼用腳把牠揉碎。站定，似乎想說話；脖子又癢了一下，忘了說什麼。

大鸚鵡坐在寫字檯前的轉椅上，臉朝着玻璃窗出神。他比鹿書香年輕着好些；有三十五六歲的樣子，圓頭圓臉圓眼睛，有點傻氣，可是傻得挺精神，像個吃飽了的笨狗似的。洋藤很講究，可是被他的面貌上饑餓減少了些衣服的漂亮。自膝以下都伸在寫字檯的洞兒裏，圍滿得像個金橘似的手指肚兒無聲的在膝上敲着。他早就想說話，可是不便開口。抽冷子院中狗叫了一聲，他差點沒由椅上出溜下去，無聲的傻笑了一下，向上提了提身子，繼續用手指敲着膝蓋。

在飯前，雖然着急，還能找到些話說；即使所說的不都入耳，也願意活動着嘴唇，掩飾着心中的急躁。現在，既然靜默了許久，誰也不肯先開口了，誰先開口彷彿就是誰沉不住氣。口既張不開，而着急又無濟於事，他們都想用一點什麼別的事岔開心中的煩惱。那麼，最方便的無過於輕看或甚至於仇視面前的人了。大鸚鵡看着玻璃，想起自己

當年，在英國的一個花園裏，伴着個秀美的女友，欣賞着初夏的鶯花。不敢順着這個景色往下想，他瞭了鹿書香一眼——在電燈下立着，頭頂上禿的那一塊亮得像個新鑄的銅子。什麼東西！他看準了這個頭上禿了一塊的傢伙。心中咒罵，手指在膝蓋上無聲的擊節：小小的個東洋留學生，人模狗樣的竟自把個地道英國碩士給壓下去，什麼玩意！

那真鳴其是不平，憑自己的學位資格，地道西洋留學生，會來在鹿書香這裏打下手，作配角；鹿書香不過上東洋趕過幾天集會，說幾個什麼什麼「一馬司！」他不敢再想在英國時候那些事，那些女友，那些志願。過去的一切都是空的。把現在的一切調動好了，細算好漢。是的，現在他有妻小，有包車，有擺着沙發的客廳，有必須吃六角錢一杯冰激凌的友人……這些湊在一塊纔稍微像個西洋留學生，而這一切都需錢，越來越需要更多的錢。爲滿足太太，爲把留學生作到家，他得來敷衍向來他所輕視的鹿書香，小小的東洋留學生！

他現在並非沒有事作，所以他不完全懼怕鹿書香。不過，他想要進更多的錢，想要再增高些地位，可就非仗着鹿書香不可。鹿書香就是現在不作事，也能極舒服的過活，

這個，使他羨慕，自羨慕而忌妬。鹿書香可以不作事而遠一天到晚的跳舞，這幾乎是個靈感；鹿書香，連鹿書香還不肯聞着，赫威時就更應當努力，以金錢換取地位，以地位換取名聲，他都應當拚命的往前幹，不能知足，也不許知足。設若光是由鹿書香得到這點靈感，他或者不會懷恨，雖然一向看不起這個東洋留學生。現在，他來到鹿書香的手裏，他的更好的希望是仗着鹿書香的方最纔總實現，難堪倒在其次，他根本以為不應當如此，一個西洋留學生就是看洋樓也比留東的多看見幾所，先不用說別的！他不平。可是一時無法把他與鹿書香的上下顛倒過來。走着瞧吧，有朝一日，姓郝的總會教鹿書香認識清楚了！

又偷偷看了鹿書香一眼，他想起韻香——他的太太。鹿書香的叔伯妹妹。同時，他也想起在英國公園裏一塊玩耍的那個女郎，心中有點迷惘。把韻香與那個女郎都攙在一處，彷彿在夢中那樣能把兩人合成一個人，他不知是應當後悔好，還是……不，娶了就是娶了，不便後悔；韻香又清楚的立在目前。他的頭髮，燙一次得十二塊錢；他的衣服，香粉，皮鞋，手提包……她可是怪好看呢！花錢，當然得花錢，不成問題。天下沒有

不費錢的太太。問題是在自己得設法多掙。想到這兒，他幾乎爲憐愛太太而也想對鹿書香有點好感。鹿書香也的確有好處。永遠勸人多掙錢，永遠教給人見錢就鑽；……郝鳳鳴多少是受了這個影響，所以纔肯來和他一同等着那個電報。在這麼個大舅子，正如有那麼個漂亮的太太，也並不是件一希望就可以作到的事？到底是自己身分；當然，地道留英的學生再弄不到這麼點便宜，那還行！

即使鹿書香不安着好心，利用完了個英國碩士而過河拆橋，郝鳳鳴也不怕，他是鹿家的女婿，憑着這點關係他敢拍着桌子，指着臉子，和鹿書香鬧。況且到必要的時候，還可以把鬮香頰了來呢！是的，一個西洋留學生假若幹不過東洋留學生的話，至少一個妹夫也可以挾制住個大舅子。他心中平靜起來，臉上露出點笑容，像夏天蔚碧海裏只存邊岸上擊弄起一線微笑的白花。他閉上了眼。

狗叫起來，有人去開大門，郝鳳鳴猛地立起來，臉上忽然發了熱，看看窗外，很黑；回過頭來看鹿書香，鹿書香正要點烟，右手拿着火柴，手指微微的哆嗦；看着點火柴頭，連噙了三口氣。

張順推門進來，手裏拿着個白紙封，上面畫着極粗的藍字。亮得使人難過的電燈似乎把所有的光全射在那個白紙封兒上。鹿書香用手裏的火柴向桌上一指。等張順出去，他好像跟誰搶奪似的一把將電燈抓到手中。

郝鳳鳴不便於過來，英國紳士的氣派使他管束住心中的急切。可是，他臉上更熱了。這點熱氣使他不能再呆呆的立候，又立了幾秒鐘，他的紳士氣度被心中的熱氣燒散，他走了過來。

火 車 集

鹿書香已把電報看了兩遍，或者不止兩遍，一字一字的細看，好像字字都含着什麼不可解的意思。似乎沒有可看的了，他還不肯撒手；郝鳳鳴立在他旁邊，他覺得非常的可厭。他一向討厭這個穿洋服的妹夫，以一個西洋留學生而處處仗着人，只會吃冰激凌與跳舞，正事兒一點也不經心。這位留學生又偏偏是他的妹丈，爲鹿家想，爲那個美麗的妹妹想，爲一點不好說出來的嫉妬想，他都覺得這個傻蛋討厭，既討厭又幸運；他猜不透爲什麼妹妹偏愛這麼個傢伙，妹妹假若真是愛他，那麼他——鹿書香——似乎就該討厭他，說不出道理來，可是只有這麼着心裏纔舒服一點。他把電報扔在桌子上，就

手兒拿起電報的封套來，也細細的看了看。然後，似乎忘了郝鳳鳴的討厭，又從那手裏看了電報一遍，雖然電報上的幾個字他已能背誦出來，可還細心的看，好似那些藍道子有什麼魔力。

郝鳳鳴也至少細細看了電報兩遍。覺出鹿書香是緊靠在他的身邊，他心中非常鬱悶得慌：紙上寫的是鹿書香，身邊立着的是鹿書香，一切都是鹿書香，小小的東洋留學生，大男子！

「怕什麼偏有什麼，怕什麼……」鹿書香似乎沒有力量說完這句話，坐下，噙了口氣。

「可不是，」郝鳳鳴心中幾乎有點快活，鹿書香的失敗正好趁了他的心願，不過，鹿的失敗也就是自己的失敗，他不能完全憑着情感作事，他也皺上了眉。

鹿書香閉上了眼，彷彿極疲倦了似的。過了一會兒。臉上又見了點血色，眼睛睜開，像和自己說似的：「副局長！副——局長！」

「電碼也許」郝鳳鳴還沒有放手那個電報，開始心裏念那些數目字，雖然明知一點

用處沒有。

「想點高明的會不會！」鹿書香的話非常的難聽。他很想說：「都是你，有你，什麼事也弄不嘩拉了！」可是他沒有往外說，一來因為現在不是鬧脾氣的時候，二來面前沒有別人，要洩洩怨氣還是非對郝鳳鳴說說不可；既然想對他說說，就不能先開口罵他。他的話轉到正面兒的「局長，好；聽差，也好；副局長，哼！我永不嫌事小，只要獨當一面就行。副局長，副師長，副總統，副——凡是副的都沒用！遞給我支烟！」

「電報是大稜發的，正式的命令還沒有到。」郝鳳鳴鄭重的說。對鹿書香的人，他看不太起；對鹿書香的話，他可是老覺得有價值。鹿書香的話總是由經驗中提煉出來的，老能夠赤裸裸的說到事情的根兒上，就事論事，不帶任何無謂的感情與客氣。郝鳳鳴曉得自己沒這從兒本事，所以不能不佩服大舅子的話，大舅子的話比英國紳士的氣度與文化又老着幾個世紀，一點虛偽沒有，伸手就碰在癢癢筋兒上。

「什麼正式的命令？你這人沒辦法！」鹿書香很想發作一頓了，可是又管住了自己，而半惱半親近的加了點解釋：「大稜的電報纜線事；命令？屁！」

郝鳳鳴依然覺得這種點兒對得很對，不過像「屁」字這樣的字眼不大應該出自個紳士的口中。是的，他永遠不能佩服鹿書香「態度與舉動——永成不了英國人所謂的「真頭曼」，大有西洋留學生的這點陶治永遠不是東洋留學生所能及的。好吧，不用管這個，先討論事情吧：「把政府放在一邊，我們好意思駁回大稜？」

「這就是你不行的地方！什麼叫好意思不好意思？無所謂！」鹿書香故意時笑了。「合我的適便作，反之就不作；多啫你學會這一招，你就會明白我的偉大了。你知道，我的東洋朋友並不止是犬稜？」

郝鳳鳴沒說出什麼來。他沒法不佩服鹿書香的話，可又沒法改變他一向驕驕這位肉兄的心理，他沒了辦法。

鹿書香看妹丈沒了話，心中高興了些。「告訴你，鳳鳴，我若是只弄到副局長那就不用不着說，正局長必定完全聽東洋那邊的；我現在體院不開，府這方面。你記住了：當你要下脚的時候，得看清楚哪邊兒硬！」

「那麼正局長所靠着的人也必定比犬稜還硬？」郝鳳鳴準知道這句說對了地方，圓

臉上轉着這兒流動着笑意。

鹿書香腫摸着味兒點了點頭：「這纔像句話！所以我剛纔說我的東洋朋友並不止犬稜。你要知道，自從九一八以後，東洋人的勢力也並不集中，誰都想建功爭勝，強中自有強中手，這種動亂的局面中；不能死靠一個人。作事，如同游泳，如同駛船，要隨着水勢，隨時變動。按說，我和犬稜的關係不算不深，我給他出主意，他不能不採納；他給我要位置，我一點也不能懷疑。無奈，他們自己的爭鬪也非常的激烈，咱們可就吃了聖落！現在的問題是我還是就職呢，還是看看再說？」

「土地局的計畫是我們擬就的，你要是連副局長都推了，豈不是連根兒爛？」郝鳳鳴好似受了鹿書香的傳染，也連連的眨巴眼。「據我看，即使一點實權拿不到，也跟他們苦膩。這，一來是不得罪犬稜，二來是看機會還得把局長抓過來，是不是？」

「也有你這麼一說，也有你這麼一說，」鹿書香輕輕的點着頭。「可是有一樣，我要就了副局長，空筒子的副局長，你可就完了。你想呀，有比犬稜還硬的人立在局長背後，還有咱們罵人的份兒？我掛上個名，把你甩了，何苦呢！我閒也還閒得起，所以不

肯開着的原因，一來是我願意提拔一些朋友，造成咱們自己的勢力，爲咱們的晚輩設想，咱們自己不能不多受點累。二來是我有東洋朋友，我知道東洋的事，這點知識與經驗不應當隨便扔棄了。妬恨我的也許叫我賣國賊；其實我是拿着自己的真本領去給人民作點事，況且東洋人的辦法並不像大家所說的那麼可惡，人家的確是有高明人：老實不客氣的說，我願意和東洋人合作；賣國賊？蓋棺論定，各憑良心吧！」他閉上眼緩了一口氣。一往回說吧，你要是教我去作副局長，而且一點不抱怨我不幫忙你，我就去；你若是不諒解我呢，吹，我情願得罪了犬稜，把事推了！怎樣？」

郝鳳鳴的氣不打一處來。倒退——不用多了——十年，他一定會對着鹿書香的臉，吶喊一聲賣國賊。現在，他喊不出來。現在，他只知道爲生活而生活着；他，他的太太，都短着許多許多的東西；沒有這些東西，生活就感到貧窘，難堪，毫無樂趣。比如說，夫婦們商議了多少日子了，始終也沒能買上一輛小汽車；沒有這輛小汽車，生活受着多麼大的限制，幾乎哪裏也不敢去，一天的時間倒被人力車白白費去一半！爲這輛小汽車，爲其他好些個必需的東西，使生活豐富的東西，他不能喊賣國賊；他現在知道了生

命的意義，認識了生活的趣味；少年時一切理想都是空的，現在也只知道多掙錢，去豐富生命。可是受了騙，受了大舅子的騙，他不能忍受，他喊不出賣國賊這三個字，可是也不甘心老老實實的被大舅子這麼玩弄。

他恨自己，爲什麼當初要上英國去讀書，而不到東洋去。看不起東洋留學生是真的，可是事實是事實，現在東洋留學生都長了行市，他自己落了價。假若他會說日語，假若他有東洋朋友，就憑鹿書香？哼，他也配！

不，不能恨自己。到底英國留學生是英國留學生；設若鹿書香到過英國，也許還不會壞到這個地步！況且，政治與外交是變化多端的，今年東洋派抬頭，焉知明年不該留歐的走運呢？是的，真要講亡國的話，似乎亡在英國人手裏還比較的好一些。想到這裏，那風囂的氣消了一些，彷彿國家亡在英人手裏是非常的有把握，而自己一口氣就悶起來，壓倒鹿書香，壓倒整個的東洋派。買上汽車，及一切需要的東西，是必能作到的。

氣消了一些，他想要大仁大義的勸鹿書香就職，自己情願退後，以後再也不和舅舅爭食作；好說好散，真頭暈！

他剛要開口，電話鈴響了。本不想去接，可是就這麼把剛纔那一場打斷，也好，省得再說什麼。他拿下耳機來：「什麼局長？方？等等。」一手摀住口機，「大概是新局長，姓方。」

鹿書香極快的立起來：「難道是方佐華？」接過電話機來：「喂，方局長嗎？」聲音非常溫柔好聽，眼睛像小雨似的眨巴着。「啊？什麼？」聲音高了些，不甚好聽了。「啊，局長派我預備就職禮，派——我；哼，曉得！」猛的把耳機掛上了。「你怎麼不問明白了？什麼東西，一個不三不四的小職員敢給我打電話，還外帶着局長派我，派——我！」伸深深的噎了一口氣。

「六事沒事？」郝鳳鳴整着臉問，「沒事，我可要走啦；沒工夫在這兒看電話！」鹿書香彷彿沒有聽見，只顧說他自己的：「哼，說不定教我預備就職典禮就是瞧我『手兒呢！厲害！請我！我還是幹定了，鳳鳴你說對了，給他們個苦感！」說完，向郝鳳鳴笑了笑。

「預備會場，這不就是擺幾把椅子的事？」郝鳳鳴順口答的問了句，不希望得到什麼回答。他急回家，回家和韻香一同罵書香去。

「我說你不行，你老不信，坐下，不忙，回頭我用車送你去。」看郝鳳鳴又坐下，他閉了會兒眼纔說：「光預備幾把椅子可不行！不行！掛國旗與否，掛遺囑與否，都成問題！掛呢？」右手的中指搬住左手的大指，「顯出我傾向政府。犬稜們都是細心的人。況且，即使他們沒留神，方佐華們會偷偷的指點給他們。不掛呢？」中指點了點食指，「方佐華會借題發揮，向政府把我刷下來，先剪去我在政府方面的勢力。你看，這不是很有些文章嗎？」

郝鳳鳴點了點頭，他承認了自己的不行。不錯，這幾年來他已經把少年時的理想與熱氣掃除了十之八九，可是到底他還是太直爽簡單。他「是」得和鹿書香學學，即使得不到什麼實際的利益，學些招搖也是極可寶貴的。

「現在的年月，作事好不容易！」鹿書香一半是嘆悔自己這次的失敗，一半是——比起郝鳳鳴來——讚美自己的精明。「我們這是閒談，閒談。你看，現在的困難是，人才太多，咱們這遠和東洋那邊都是人多於事。於事，一人一個主意，誰都設法不教自己的主意落了空。主意老在那兒變動。結果弄成雞肋臂粗雞得勢。土地局是咱們的主意，

「隨着就別人把飯桶擡了去。我先前還力爭非成廳不可，哼，真要是被人實現了的把廳長
請去，笑話還更大呢！我看出來了，我們的主意越多，東洋人的心也就越亂。他們越
一亂，咱們可就着不着了頭。你說是不是？爲今之計，咱們還得打好主意。只要有主意
，不管多麼離奇，總會打動東洋人，——他們心細，不肯輕易放過一個意見，再加上他
們人多，咱們說不聽用，還可以獻計給乙，總會碰到個願意採納的。春不個點題的，事
情就不閃兒。鳳鳴，別灰心，想好主意。你想出來，我去作；一旦把正局長奪回來，你
知道我不會白了你。我敢起誓！」

「上回你也起了誓！」郝鳳鳴橫着來了一句。

「下回，別，咱們不過這個！」鹿書香把對方的橫勁兒任暨裏扯。「你知道我是副局
長，你也知道副局長毫無實權，何苦呢！先別搗亂，想高明的，想！只要你說出這個道
兒，我就去，我不怕跑腿；這回乾脆不找大稜，另起爐灶，找沉重的往下硬壓。我們本
願燒幾短燭的作，不過別人既是亂抄傢伙，我們還能按矩作嗎？先別氣餒，人家亂，
咱們還跟着亂就是了，這就那作時勢造英雄！我就去就副局長商量，也商量商量。」

她。假若有好主意的話。也許由副而正，也許一高興另來個機關玩玩。虞香係個聰明人，本領不能隨便棄而不用，那麼何不多跑幾步路呢？」

「我要是給你一個主意，你給我什麼？」郝鳳鳴笑着，可是笑得硬不吃的。「這回真不要空頭支票，得說實在的。比如說，韻香早就跟我要輛小汽車……」

「只要你肯告訴我，靈驗了以後，準有你的汽車。我並非沒有主意，不過是願想多搜集一些。誰知道哪一個會響了呢。」

「一言為定？我回去就告訴她！你知道姑奶奶是不好惹的！」

「曉得呀，還用你說！」

「你聽這個怎樣？」郝鳳鳴的圓眼睛露出點淘氣的神氣。「張慕軒不行麼？」「事什麼？」

「有系統的挖墳，」郝鳳鳴笑了，承認這是故意的開玩笑。

「有你這麼一說，」鹿香香的神氣可是非常的鄭重，「有你這麼一說，你倒應該避

來的。是不是因為土地局而聯想到墳墓？」

「不是快到陰曆十月一了。」郝鳳鳴把笑意收回去，倒覺得有點不大好意思了。「想起上墳燒紙也就想起盜墓來，報紙上不是常登着這種事兒？」

「你倒別說，這確是個主意！」鹿書香立起來，伸出右手，彷彿是要接過點什麼東西來似的。「這個主意你給我？」

「送給你；靈驗之後，跟你要輛汽車！不過，我想不起這個主意能有什麼用處。就是真去實行，也似乎太缺德，是不是？」郝鳳鳴似乎有點後悔。

「可憐你這個西洋留學生！」鹿書香笑着坐下了。「墳地早就都該平了！民食不足，饑餓墳墓空佔着那麼地方，豈不是愚蠢？我告訴你，我先找幾個人去調查一下，大概的恐怕先把一縣的地畝與墳地的比例弄出來呢，報上去，必足以打動東洋人，他們想開華北，這也是一宗事業，只須把墳平了，平白的就添出多少地畝，是種棉，種豆，或是種鴉片，誰管種什麼呢，反正地多出產纔能多！這是一招。假如他們願意，當然願意，咱們就有第二招：既然要平墳，就何不三打兩用，把墳裏埋着的好東西交手兒掘出來，這可又得先調查一下，大概的能先把一縣的富家的墓地調查清了，一搬上去就傳教

權備紅眼。怎麼說呢，平墳種地需要時間，就地掘餅夠多麼現成？真要是一縣裏挖出幾萬來，先不用往多裏說，算算看，一省該有多少？況且還許挖出些件無價之寶來呢？哼！我簡直可以保險，平墳的主意假若不獲採納，檢着古坟先掘幾處一定穩行！說不定，因騙囑們還許另弄個機關——譬如古物之類的玩藝——專辦這件事呢？你要知道，東洋人這幾年來的開發計畫，都得先投資而後慢慢的得利；咱這一招是開門見山，手到擒來！就是那幫兒們不屑於辦，咱們會拉那些打快杓子的，這不比走私省事？行，鳳鳴！你的汽車十之八九算是妥當了！」

「可是，你要真能弄成個機關，別光弄破輛汽車擔塞我；你是會長，我至少得來個科長！」郝鳳鳴非常的後悔把這麼好的主意隨便的賣出去。

「你放心吧，白不了你！只要你肯用腦子，肯把好的主意告訴我，地位金錢沒問題。就叫咱們趕上這個亂世呢，咱們得老別教腦子閒着，眼開着。只要不怕受累，話又往誰，亂世正是給我們預備的，亂世纔出英雄！」

郝鳳鳴鄭重的點了點頭，東西兩位留學生感到有合作的必要，而前途有無限的光明。

浴 奴

「小陳，小陳！」小孫的與蒜一樣小的臉上滿裂着笑紋，急切而詭道的叫，聲音沙啞，轉瞬，聲力。小陳，媽的你倒是過來呀！告訴你好話！」

小陳翻了翻白眼，把灰黃的長臉盡量的往下沈落。一好話都等着你說呢！媽的，昨晚上又幹出十二大塊！」一邊說，一邊把口袋裏的小手絹掏了出來；雙手提着，抖了幾抖，落平幾小片花生米的紅皮；然後把黃而無神的眼珠定在手絹中心的一灘黃稠的汁兒上。噙了口氣。把手絹折好送回，口袋裏的的確確還只有廿枚的一張破錢票，像個多足的小龜，死在袋角圍圍着。

小陳的臉上嚴肅了些，把那些笑紋全集中到鼻子上，眼中放出很複雜的精神來。他可憐小陳，同時又有些自傲，甚至於是幸災樂禍；爲掩蓋這兩種情感，他想拿出十分知

己的神氣，使小陳不至感到難堪；可是自己所要向小陳報告的又是很有價值的事，隨便說就減了自己的威風，嚴正的語調又足以引起小陳的反感，他自己又覺得不大得勁兒，鼻上那堆皺紋有些發僵。「小陳，告訴你，嗚，」他湊過小陳來——非湊過來不可，可是分明的感到這是屈就了小陳，本來這是要教小陳聞所未聞，自己倒落了個上趕着遛騾動，不大合理，但是不告訴小陳，自己心中又發癢，而且沒有小陳來幫忙助胆，這件事是不易作到好處的。心中的混亂，使他不能決定怎樣行動；像要驚走腦門上一個蒼蠅似的，他搖了搖蒜形的頭。「小陳，告訴你，他媽的！」

小陳自己的憂鬱必須先由口中流洩出來：「你就說倒霉不倒霉：昨兒個晚上，好容易弄下兩號買賣，費他媽的牛大勁纔弄了四塊二毛錢。小鬼子他媽的精多了，失嘗後買；告訴你，我心裏直嘆通；好，萬一他翻臉不給錢，繫上褲子就走，我找誰去？他們一走，我怎付那倆娘們？」小陳的長臉上紅起兩小塊來，很小很紅，在腮峯上，像倆紅痣似的。「總算萬幸，他們算是吃入了味，照數給了錢；倆娘們還跟我搶了一陣，纔他媽的弄到四塊二！」

「倆小娘們可真不錯！」小孫雖然急於說出那件事來，可是無法扼制住心中的妬恨：「我要是有日本鬼子的腰裏那樣多的金戒指，我要不包下她們，我就不姓孫？尤其是小春那對眼睛，一想起來——就說了！」他又搖了搖那頭蒜。

「天好，好出來花兒來，也得給大爺錢！」小陳拍了拍胸膛。「姓陳的不是能教眼睛看軟了的人！還告訴你，小孫，對娘們，你越狠，他越佩服你！說不上，在沒買賣的時候，她還請你過過癮呢。請，是請，記清楚了！你要是不狠心，豆腐似的隨着她擺弄，聽着吧，她連正眼都不給你一眼；你信不信？」

小孫無可如何的點點頭。在理智上，小陳是一點也不錯的。

「四塊二，」小陳的心折了個跟頭，翻到鳳處，「加上前天的八塊七——」又，與他媽的邪！日本人都上街上了烟館，張三那孫子還不敢出門；幾個烟泡，教我敲了他八塊多，他媽的你當是天下大亂沒好處呢，——十二塊九。都是，的丁九那小子，非逼着我上藝術館去不可；他贏了五塊，我幹進去十二；心裏一慣，又鳴了八毛；三十枚的烟；這不是，還剩他媽的不折不扣的廿枚！」他摸了摸衣袋，摸到那張破票，可是沒有往

外象。

小孫看朋友已把一肚子雞湯洗盡，開始預備說那件事；頂好先給他個甜頭，引起他的高興與希望，纔能順利進行——小陳這小子頂不好擺弄！「告訴你，我又看出點情來！咱倆和和氣氣的商量着辦，準保天天有買賣！」

「哼！」小陳永遠不肯輕易承認別人的計劃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可是他含糊不露的願意聽一聽；聽完，由他自己尋思一遍，加以批評與修正，那計劃的所有權便歸了他，倒彷彿他是發動者似的。「我他媽的跟日本鬼子打狗了交代了。要又是他們的事，沒我！」

小孫從心裏笑了出來：「這回準保不吃東洋飯！」

「哼！」小陳表示不妨聽一聽，哼的聲音輕微而活躍。

「清明池的小五對我說的，一小孫笑了一下，爲是使話顯着熱鬧，「你猜怎麼着，趕情日本鬼子帶着娘們一塊去洗澡！」小孫的眼皮連連眨巴，等着小陳表示驚異。

「帶着咱們的娘們？」小陳一點也沒有驚異。

「不，東洋娘們。」

「盆堂油堂？」

「先也洗過油堂，近來都洗盆堂了。」

「啊——」小陳點了點頭。

「咱們要是弄倆娘們，在澡堂子去應活，唉，你說！」小孫拍了小陳的肩膀一下，
 限騰騰出些賊光。

小陳的長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僅掛着一部歷史似的那樣沉着嚴肅。

「咱倆，」小孫把「倆」說得格外的有力，期望能打動小陳，「一面去跟澡堂子的
 掌櫃說好，一面去拉人，盆堂裏面原是四毛錢一位；有娘們陪着呢，咱們就把價錢包過
 來，看人行事，十塊也辦，八塊也辦好；收過錢來，通由咱們開帳：娘們，衣櫃，茶錢；
 ……每一號買賣至少咱們也賺他三塊五塊的！一天還不弄上三兩號？準保有買賣，又難
 辦，又暖和，又乾淨，又掛點東洋味兒，你說……」小孫用胳膊肘頂了小陳一下。

小陳板着臉，身子左右搖擺了兩下，然後，滿不在乎的，輕描淡寫的，不大耐煩的

說：「用不着和漢堂掌櫃的商議。咱們找了娘們，接了客人，硬往裏闖走。日本鬼那麼辦了，他還攔得住別人？說到了，弄個高粱棒子砸他，一頓就是了，要！」

「對！對！」要不我怎麼得先跟你商量呢！我會發起，你會改良。兩下一湊合，事情就算成了！」小孫說得非常親切，心中可真有點害怕，說是已對小陳講，要緊若死拉住他，他也許獨自去辦，自己弄個有冤無處去訴。

「我去找娘們，」小陳的眼成了兩道綫，彷彿已決定好爲這路買賣應受哪些婦女，此如：必須身上有肉，皮膚要白，好鎮得住漢堂子裏的房間；而魏娘何倒居其次，必須是天足……不過，這些都用不着對小孫講。「你去拉客人。漢堂子要是耍刺兒，不許進去，是我的事。客人到時候不掏錢，是你的事。客人約好，你往去賺，每個當錢我同着娘們去。」小陳的臉板得更緊了些：「咱們的賬是四六成，我六成，你四成，一句話，不用麻煩！」

小孫有好些話都塞在心裏，臉上減去了一層光彩。不便默然，他問：「找誰去好？」

小陳笑了笑。「四成，還便宜着你呢；怎這麼笨！」他的臉忽然又板起來。「兩種人可以找，穿馬褂的和穿洋服。對穿馬褂的不必提日本鬼，光說地方洗澡，娘們陪着；一提日本，他們就哆嗦。對穿洋服的必得提出日本鬼，他們愛掛洋氣——你若是告訴他們，日本鬼洗完澡把水喝了，他們都得照方兒辦，否認玩娘們了。」

「好吧，」小孫點了點頭。「平分賬不行？」

「不行！你拿四成就不少！」

「好吧！我要是一，拉來好幾個人，你有那麼些娘們啊？」

「那是我的事！」

x

x

x

清明油的杜掌櫃有點發慌：日本鬼子帶着娘們——不管是老婆，還是野貓——來洗澡，已經夠爽氣的了，現在又添上中國娘們了！東洋娘們到底是洋玩藝，或者不至於把財神爺沖跑，他媽的中國娘們……怎麼辦呢？

要打算攔住中國娘們，就得先攔住東洋娘們。沒法攔住日本，人家有錢！那也就沒

法攔住別人，在這天下大亂的時候。小陳小孫都不是什麼好惹的；哼，得罪了他們，他們也討夜裏來偷偷的放一把火。不行，別得罪他們；有好多事還得仗着他們給辦呢。天下大亂，無理可講；要吃飯，就得對壞蛋作揖，沒法兒！

○可是這到底一點點咋！自古至今，可曾見過男女一塊兒洗澡的？老杜幹這行生意已不是一年了，在四野裏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現在……

不過，事已至此，還講臉面？整個的北平都落在鬼子手裏。自己有什麼驕兒呢，倒不如從事實上來講，既能保住買賣，又不太丟人，那纔是好辦法。

比如說：找一個高麗人來，專管東樓，東樓上五個單開專招待日本人——不論是單人，還是成對兒的。這樣，有高麗棒子作招待，大概中國人就不敢來了，連小陳們也沒了辦法。即使他們要鬧事，還可以花幾個錢選騾一下。要是這樣辦通了，門口貼上日本字的條子：男女澡堂；買賣或者不至吃虧。對老照廟主和地面上呢，也就有的說：日本們要上這裏來，我老杜有什麼辦法呢？這不是，把他們都讓到東樓去，與咱們這邊無關，喪氣全沖着日本鬼自己，咱們這邊還是中國人中國辦法。這豈不四面八方都辦得通，還

財神爺也不見怪了嗎？是的，打通東樓的小門堵死，街上另闢個旁門；貼上日本字的條子，對！

「先不必對別人講，且到東樓去看看。」

剛要上樓梯，小陳在前，一個胖女人在後，從小門轉了過來。小陳看到杜掌櫃，把臉羞下一寸多，帶不理的微微一點頭。杜掌櫃耐着氣退下來，讓他們先走。小陳剛要往樓梯上邁步，那個女人扯住了他。杜掌櫃想擺出老買賣人的氣派，給他們倆見怪不怪，可是眼不由的轉到婦人身上去。他不知爲什麼覺得她非常的可憐：胖胖的，臉皮很鬆，可是白淨，眼胞浮腫着；身上一件藍布旗袍，過於瘦，把胸部撞起很高。他覺得這個婦人不覺欠幹還個的；由這個，他又想到小陳必會利用生手，好多敲幾個錢，由這個，他也渺茫的推想到：城市陷落，大家成了沒上鎖籠的奴隸，多少個良家婦女須把身子賣了和纜筒賺來三餐；這個婦人家裏也許有好幾個小孩，餓得像些瘦猴呢！一股熱情使他挺起來照樣，真想到櫃上取出幾塊錢給了她！可是，她是買賣人……腰板又塌下去。婦人眼看着地，聲音很低，像慟哭過後那樣有氣無力問小陳：

「準不是日本鬼？我不作洋買賣！」

小陳向她露了露牙。小孫領着個西裝少年來到，蒜似的頭揚得很高。西裝少年的眼直奔了婦人的臉上，她低下頭去。

小陳眯眼巴合成兩道縫，擠出點笑意：「您把她泡在水裏再瞧，雪白粉嫩！還有一層，準保乾淨，新貨！」

杜掌櫃心裏疼了一下，啊啊了兩聲，搭訕着往回走。

西裝少年一縮肩膀：「沒關係！嘗過這個滋味，就等於留學日本，明白？」

胖婦人微嘆了一口氣，忽然一挺胸，跑上樓去，像個烈士赴義就刑時那麼勇壯。

「請吧！」小孫向少年說，說罷，在少年背後向小陳伸手，手掌翻了兩次。小陳往下一沉氣，小孫縮脖子笑。

小孫把住樓梯下的小門。小陳領着少年上樓。少年雙腿羅圈着，一邊走一邊曬着滋味笑，以為走得非常像東洋人了。

走到第一間屋外，少年用手挑開白布簾，向裏望了望，空的。到第二間屋外，照樣挑開簾子：房裏坐着個日本兵，赤着身；牆上掛着件花色鮮豔的女和服。日本兵像驅逐貓狗似的吐了一聲，少年極媚地笑了笑，輕快的放下白布簾；然後，一吐舌頭，臉上浮起些得意，下賤，狂喜，與醜態的混合神色，彷彿是說：「死也不冤了！」剛要進第三間屋——小陳已把簾子打開——又是一斂腳步，極快的轉回身來，張着點口，舌尖伸在外邊，又輕輕用手指掖第三間的簾貼，一心要看看日本女的是否也光着身。小陳一驚，赤身的小鬼已立在他面前。他的腿軟了。臉上變了顏色，他可是沒勉強的笑。

「這邊來！」小陳低切的叫。

少年笑着往後退，赤身的鬼子趕上來，小陳一閃身，像條魚似的滑過去，往樓下跑，胖婦人走出來，立在門口，哆嗦着；忽然一咬牙，猛的一推，少年把赤身小鬼驅在底下。她惡虎撲食似的下去。雙手找到日本鬼的喉。

「救命！」西裝少年滾了幾滾，脫了身，拚命的往樓下跑。

及至杜掌櫃跑到樓上，小鬼已不會動。一個披着花衣的東洋婦，看着一個中國胖婦人——低着頭，手指上滴着血點。

深室的夥計們跑上來不少，望了一眼又急忙的跑下去。杜掌櫃獨自木在那裏。胖婦人像着了已說呢：「我的丈夫，死在南口！我今天也殺死他們一個！」說完，她扭起頭來，深深的看了東洋婦人一眼，一扭頭，她跳下樓去。

清明油關了門。杜掌櫃還沒把事想清楚，已沒了命。

小陳起下簾不再稱小孫合作，小孫拉來的西裝少年太不堪道。小孫的臉更小了一團，却幾天不敢出門，中了病似的，來回的念道：「身大力不虧，都是小陳媽的胡出主意，嫌那麼胖的娘們！」

一塊豬肝

大中華的半個胸膛已被魔鬼的腳踩住，大中華的頭顱已被魔鬼的拳頭擊碎，只剩下了心扉可憐的勇敢的，不規則的尚在顫動。這心扉以長江爲血，武漢三鎮爲心瓣；每一跳動關係着民族的興亡，每一啓閉顯出歷史積絕的消息。牠是流民與傷兵的歸處，也是江山重疊的起點。多少軍船載來千萬失了家的男女，到了這裏都不由的壯起些胆，永渺茫的有了一點希望。就是看一眼那滾滾的長江，與山水的壯麗，也足以使人嚥下苦淚，爾想到地壓人難，用不着悲觀。

江上飛着雪花，灰黃的江水托着原始的木舟與鋼鐵的輪船，浩浩蕩蕩的向東流瀉；像懷着無限的慷慨，時時發出抑鬱不平的波聲。一隻白鷗追隨着一條小舟，頗似一大塊雪，在浪上起伏。黃鸝橋上有一隻英朗的鵝，正躡着這片不易融化的雪轉動。

請幾天，林森從下江與兩千多難民擠在一條船上，來到武昌，他很堅承認自己是個難民，他有知識，有志願，有前途，絕對不能與那些只會吃飯逃生的老百姓爲伍。可是，知識志願，與前途，全哪裏去了？他逃，他擠，他餓，他餓，他沒有任何力量與辦法，和他們沒有絲毫的分別。看見武漢，他隱隱的聽到請幾天的砲聲，看見兩幾天的火光。吃一眨眼，「江漢關」與「黃鶴樓」都在火影裏，冒着衝天的黑烟，再吃一眨眼。火影烟灰都已不在；他獨自流落在異鄉。身穿薄薄的一身西服，皮鞋上裹滿各色的泥漿，獨自握着滿單得可笑的一個小鋪蓋捲。誰？幹什麼？怎回事？他一邊走一邊自問。不是難民！他自己堅決的回答。旅館却很難找，多少鐵一般的面孔，對他發出鋼一般的「沒有房間！」連那塵埃單的鋪蓋捲都已變成重担，腿已不能再負邁開的辛苦，他纔找到一間比狗窩稍大的黑洞。絕對不尊嚴的，他爬在那木板上整整睡了一夜，還不如一隻狗那麼警醒靈動。

醒來，由衣袋裏摸出那未曾丟失的一面小鏡來，他笑了。什麼都沒有了，却有這方小鏡照照自己，瘦了許多，鼻眼還是那麼俊秀，只是兩腿凹下不少，嘴角旁顯出兩條深

講，好像是刻成的，微微有些陰影。是自己，又不十分正確——到底不是難民！

放下小鏡，他決定忘下以前種種。原先就不是凡夫，現在也不能是難民，明日還得成個有爲的人物。這是一貫的，馬上要爲將來打算打算。

他過江去看看漢口。車馬的奔馳，人羣的叫鬧，街道的生疎，身上的寒冷，教他無法思索什麼，耐耐什麼。他只覺得孤獨，苦悶。街上沒遇到一個熟臉，終日沒聽到一句同情的話，拗着自己過去的一切志願與光榮，到今天連牢騷也無處去訴。這個處所是沒有將來的。自己可是無論如何決不肯與難民爲伍。買了份報，沒有看見什麼。他不能這樣在人羣中作個不伸手乞錢的流浪者，他須找箇清靜的地方，細細思索一番。把報紙扔掉，想買本刊物拿回旅館去看——黑洞裏不是讀書的地方，算了吧！非常的彆扭！不過刊物各有各的立場；自己也有自己的立場不讀也沒有大關係。自己的立場是一切活動——對個人的，對國家的——的基礎。這個，一般人是不會有的，所以他們只配作難民，對己對國全無辦法。

在「黃鶴樓」上，看着武漢三鎮的形勝，他心中那些爲自己的打算，翻自己平日所

抱定的主張，似乎都太小一點，眼前的景物逼着他忘了自己，像那隻白鷗似的，自己不過是這風景中小小的一片；要是沒有那道萬古奔流，煙波萬頃的長江，一切就都不會存在；鷗鳥桅帆……連歷史也不會有。寒江上飛着雪花，翻着巨浪，武昌的高傲冷雋，漢口的繁華緊湊，漢陽的謙卑隱秀，使他一想便想到中國，想到中國的歷史，想到中國偉大的潛在力量。就是那些愚蠢無知的漁夫舟子好像也在那兒支持着一點什麼，既非偶然，也非無用，眼隨着那隻白鷗。他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偉感，無限，渺茫，而又使他心中發熱，眼裏微溫。

但是，這沒有一點實在的用處。他必須爲他自己思索，茫茫的長江，廣大的景物，須拿他自己作爲中心，自己有了辦法，一切纔能都有了辦法。自己的主張，是個人事業的出發點，也是國家轉危爲安的關鍵。順着自己的主張與意見往下看，破碎的江山還可以馬上整理起來，條條有理，頭頭是道。他吐了一口長氣。江上還落着零散的雪花；白鷗已不知隨着江波飄到哪裏去了。

是的，他知道自己的願想是前進的。他天然的應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他心中看見

一條白光，比長江還長，把全中國照亮，還沒一點渣滓，一星灰塵；整個的像塊水晶，裏邊印着青的松竹與金色的江河。不讓步，不搬動！把這條白光必須射出！他挺了挺胸，廿五歲的胸膛，吐出萬丈的豪氣。

等停了。天天看見長江，天天堅定自己，天天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天天踩一鞋泥，天天找不到事作。林磊的志願依然很大，主張依然很堅決，只是沒有機會，一點沒有機會！他會氣餒，但是也不會快活。物質上的享受，因金錢的限制，不敢去試嘗；決定不到漢口去，免得看見那些令人羨慕的東西，又引起氣短與傷心，普通的勞作與事情，不屑於投效，精神上的安慰只仗着抱定主意，決不妥協。假若有機會得到大的事情作，既能施展懷抱，又能有物質的享受呢，頂好！能在精神上如願以償而身體受些苦處呢，也算不錯，若是只白白受些苦，而遠志莫伸，那就不如閒着。雖然閒着也不好受，可是到底自己不至與難民同流，像狗似的去求盤飯吃。

買了些本刊物，當不落雨的時候，拿到蛇山去讀。每讀過一篇文字，他便盡着自己所知道的去揣摸，去猜想，去批判。每讀過幾篇文字，他便寫着每一篇的批判，把牠們

分割出來；哪篇是哪一黨一系的主張，哪一篇是兩派相應，或異途相攻。他自信獨具卓見，能看清大陸的思想鬥爭的門戶與旗號；從而自許爲戰士的一員。這使他歡喜，驕傲；眼前那些剛由內地開出來的兵，各地流亡來的乞丐，都不值得一看；他幾乎忘了兩綫上冰天雪地還有多少真正規軍隊與義勇軍，正在與敵人血肉相拚，也幾乎忘了自己的家鄉已被敵人燒成一片焦土；反之，他渺茫的覺得自己是在一間光暖的大廳中，坐在沙發上，吸着三鞭子烟捲，與一些年輕漂亮的男女，討論着革命理論與救亡大計；香暖，熱鬧，舒服而激烈。他幻想着自己已作了那羣青年的領袖，引導着他們漂漂亮亮的，精神神神發表着談話，琢磨着字眼，每一個字都含着強烈的鬥爭力量，用一篇文字可以打倒多少政敵，掃蕩若干不正確的觀念。想到這裏，他不由的想起許多假想敵來，某人最某黨；某人是某派，都該用最毒辣的文字去嘶咬。他的兩眼放了光。立起來，他用力地扯了扯西服的前襟，挺起胸來；向左右四盼。全環在他的眼中，他覺得由左由右不定藏着多少比他更兇敵；屋頂上的炊烟彷彿是一些鬼氣，非立即掃清不可。

他這樣立在塊冰堂前蛇山的背上，恍惚的想到他的英姿是值得刻個全身銅像，立

在山上，永垂不朽——革命的烈士。可是，每逢一回到小旅館中，他的熱氣便沉落下去，所有的理論，主張，與立場，都不能使那間黑洞光暗一點點。他好似忽然由天堂落到地獄中。這他繼續極端的費到自已並沒有力量去克服任何困難，那真正逼着他來到此地受罪的，却是日本；而不是什麼鬼影似的假想敵。到這時候，他纔又想起在「黃鶴樓」頭所得到的接觸與激刺；令起全中國的力量去打日本彷彿纔是最好的辦法；內部的磨擦只是搗鬼。他想到了這個，可是不能深信，因為實際上去戰爭與犧牲似乎離他太遠；他若這麼去努力，就有點像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他是生在黨爭的時候，他的知識，志願，全由紙面上的鬥爭與虛榮而來。他的那身西服只宜坐在暖氣管的屋子裏。他不能了解何謂「沙場」，何謂「流血」。他心中有「民衆」這一名詞，但是絕對不能與那把痰吐在地上的人們說過一句話。

他敢安心寫些文章，被送到與他的主張相合的刊物去發表；每一篇文章，他決定好，必須是對仇已讀過的某篇文章的攻擊或質問。把人家的文章割解出來，他不惜斷章取義的摘取一兩句話去拚死的責難，以便突破一點，而使敵軍全線崩潰。他一方面這樣拆

剽別人的文章，一方面盤算自己的寫法；費了許多工夫，可是總不易湊成一篇。他有些焦急，但是決定不自餒。越是難產越見文藝的良心。

爲思索一詞一語，他有時候在街上去走好幾里路。街上一切的人與事，都像些霧氣，只足以遮障他的視線，而根本與他無關。正這樣喪胆游魂的走着，遠遠的他看見個熟識的背影，頭髮齊齊的護着領子，脖兒長而挺脫，兩肩稍往裏抱養一些，而背脊並不往前探着，頂好頂的細腰，一件藍色的短大衣的後襟在膝部左右擺動，下面露出長而鼓滿的腿肚兒。這後影的全部是溫柔，利落，自然，真純；使林磊忽然忘了他正思索着的一切，而和她配合上一張長而俊麗的臉，兩隻頂水靈的眼永遠欲罷不能的表情，不是微曠便是淺笑；是小小的鼻子，緊蹙的口，永遠輕巧可愛而又尊嚴可畏。他恨不得一步趕上前去，證明那張臉正和他所想起的一樣。而且多着一些他所未見過而可以想像到的表情：羞澀；親切，眼中微濕，嘴唇輕顫，露出些光潤美麗的牙來，半輪無語……。那個後影是不會錯的，那件藍色短大衣是不會錯的；他只須，必須，趕上前去，那張臉也必不會錯，而且必定給子他無限的安慰與同情。他是怎樣的孤寂悲苦呀！

門。可是他的脚不能輕快的往前挪。背影的旁邊還有另個背影：像寫畫畫中的人物，未戴帽的頭只是個不甚圓的團兒，下面極龐統的隨便的披着件臃腫的灰布棉衣。林磊一時想不出這個背影最恰當的像個什麼，他只覺得那是個布口袋，或沒有捆好的一個鋪蓋捲，倚靠着她，是她的致命的累贅。她居然和這個布袋靠得很近，緩緩的向前走！他不能趕上去，不能使布口袋與他分享着他的同情與美麗。他幻想着，假若他的臉若醜倒長着，而看見了他，她必會把那件帶腿的行李棄下，而飛跑向他來。這既是決不會有的事，他的苦痛漸漸變為輕蔑殘酷：她並不是像他想像的那麼真純美妙。說不定，還許是因逃難而變成了妓女呢！不，她決不能作妓女！他後悔了。即使是個妓女，他也得去找她，從地獄中把她救拔出來。他在大學畢業，她剛念完二年級的功課……看着那倆背景，他想起過去的甜美境界，兩年的同學多少次接觸，數不過來的親密，——積成了一段永難消滅的心史。難道她的一切都是假的？爲什麼和個傷兵靠着肩，隨着她，看她到底往哪裏去！

馬路上迎面過來一隊女兵。只一眼，她收進多少純潔的臉，正氣的眼神，不體面的

制服，短而努力前進的腿。她——他急忙把眼又放在那個背影上——莫非也是個女兵？他加快了腳步，已經快追上她，她的那個傷兵進了一座破廟，上台階的時候，她攙起傷兵的左臂；右臂已失，怪不得像個沒捆好的什麼行李捲呢。破廟的門梁上掛着個木牌

——××××傷兵醫院。

林磊一夜沒能睡好。那兩個背影似乎比什麼都更難分析，沒有詳密的分析，結論是萬難得到的。救亡圖存的大計，在他心中，是很容易想出來的；只要有一定的立場，而思路清楚便會有好的言論與文章；大家都照着文章裏的指示去作，事情是簡單的。那兩個背影却是極難猜着的謎。盡他所能的往好裏想：她捨去小姐的生活，去從軍，去當看護，有什麼意義呢？多少萬職業的士卒，都被打敗；多添一個女兵，女護士，有什麼好處呢？女子真是個頭腦簡單的動物！

一清早，他便立在破廟前，不敢進去，也想不出方法見到她。他只覺得頭昏。天上有一層薄雲，街上沒多少行人，小風很涼，他聳着點肩，有意無意的看着那兩扇破廟門。

門裏有了腳步聲，他急忙躲開。一個背着大刀の兵，開開廟門，眼睛直勾勾の立在木牌的前面。好像沒有任何思想，任何表情，而只等着向誰發氣與發門。於磊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她——假若她真是在此地作事——與這樣的簡單得像塊木頭的人們調合在一塊。一些塊乾木頭，與一朵鮮花；一個革命思想的女兒，與一羣專會廝殺の大漢，怎能住在一處呢？

他開始往回走，把手插在褲袋裏，低頭看着鼻子裏冒出的白氣。他的右肩忽然沈了一下，那個長而俊秀的臉離他的只有半尺來遠，可是眼中並沒有濕，唇也並沒有顫；反之，她的眼中有股堅定成熟的神氣，把笑臉的全部支撐得活潑大方，很實在，而又空靈，彷彿不是要把一些深意打入他個人的心中去，而是爲更廣泛博大的一些什麼而欣喜。

「磊，你怎麼來的？」

磊答不出一個字。她的臉比往日粗糙了一些，頭髮有許久沒有電燙，神情與往日大不相同；他得想一想纔能肯定的承認她確是舊日的光燦。這麼想一想的裏面，却藏着些疎遠與苦痛。

「磊，你怎麼了；怎麼直發呆？」光燭趕上了他的步度，靠住他的肩。他想起那個布口袋。

「家裏怎樣？」她看了他的臉一下。

磊把手往更深處插了插。

光燭把頭低下去：「我的家全完了！父母逃是逃出來了，至今沒有信！」

「可是你挺快活？」磊的唇顫動着，把手拔出來一隻，擦了擦鼻子。

「我很快活！」她皺了下眉：「當逃難的時候，父母失散，人財兩空，我只感到極困微弱，像風暴裏的一個落葉。後來，遇到一羣受傷的將士與兵丁，他們有的斷了臂，有的腐了腿，有的血流不住，有的疼痛難忍。他們可是仍想活着，還想病好再上沙場。他們簡單，真是簡單，只有一條命，只有一個心眼把命喪在戰場！我呢，什麼也沒有了，可還有這條命。這條命，我就想，須放在一個心眼裏；我得作些什麼。我就隨着他們來到此處；作了他們的姐妹。」

「他們爲難打？他們不知道。」磊給這話年疑打開了關：「他們受傷，他們死；爲

什麼？不知道；你去救護他們，立在什麼立場上，有什麼全盤的計劃？嘔，把一兩個傷兵送醫院好就能時時敗爲勝？」

光媽笑了。「我沒有任何立場與計劃，我只求賣我個人的力量，救一個戰士便多保存一分戰鬥力。父母可以死，家產可以丟掉，立場主要可以拋開，我要作馬上能作該作的事。我只剩了一個理想，就是人人出力，國必不亡。國是我的父母，大家是我的弟姪姐妹。一路軍也好，七路軍也好，凡是爲國流血的都是英雄；凡是專注意到軍隊的親屬而有所重輕的都是愚蠢。」

「完全與青年會，紅十字會的愚人一樣，」磊的笑聲很高，很冷：「婦人之仁！」

「是的，我將永不撒手這個婦人之仁。」她沒有笑，也沒有一點氣：「我相信我自已現在不空虛，因爲我是與傷兵們的血肉相親；我看見了要國不要命的事實，所以我的血肉也須投在戰潮中。假若兵們在我的照料勞作而外，還要我的身體，我決不吝惜；我的肉並不比他們的高貴。可是，他們對我都很敬重；我袋中有一角錢也爲他們花了，他們買一分錢的花生也給我幾個。在這兒，我明白了什麼叫作真純，什麼叫作熱烈。」

「連報紙也不看？」磊惡意的問。

「不但看，而且得由我詳細講解；在講解之中，他們告訴我許多戰績，人名，地名，風景，物產。他們不懂得的是那些新名詞，我不懂得的是中國的人，地，事情。他們纔是真正的中國人；生在中國爲中國而死，明白中國事。我們，」光嬌又笑了，「平日只顧了翻譯外國書，却一點不曉得中國事。美國鬧什麼黨派，我們也隨着鬧，竟自不曉得那是無中生有白天鬧鬼！」她忽然立住，「噫！走過了。」

「走過了什麼？」

「肉鋪！我出來給劉排長買二毛錢的豬肝。」她扭頭往回走，走了兩步，又轉回來。「他的血流得太多了，醫院裏又沒有優待的飯食；所以我得給他買點豬肝。你有錢沒有？這是我最後的兩毛錢了！」

林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她接過去，笑着，跳着，鑽進一家小肉鋪去。天上的薄雲裂開一條長縫，射出點陽光來。也看見了自己的影子，瘦長的在地上臥着。

「婦女是沒有理想的，」他輕輕的對自己說：「一個最醜的孩子也是媽媽的寶貝兒。」

人同此心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英雄。年歲，知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還沈醉在武松打虎或單刀赴會那些故事中；有那麼一個時期，他們的確被這種故事迷住過，現在一想起來，便使他們特別的冷淡，幾乎要否認這是自己的經驗，就好像想起幼年曾經偷過媽媽一毛錢那樣。

他們三個都不想作漢奸。年歲，和識、理想，都不許他們隨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可是，他們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與漢奸之間，只還有一個縫子留給他們——把忠奸全放在一邊，低首去作行屍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極難堪的時節可以喝兩杯酒，醉了就蒙頭大睡。這很省事，而且還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鑽到這縫隙中去，的確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論力氣，三個人湊在一起，不過只靠搬起一塊石頭來。就說能把着塊石頭拋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個敵人，有什麼用處

兇？三個人絕對抵不了成羣的坦克車與重砲。論心路，三個人即使能計劃出救亡綱要來，而刺刀與手槍時刻的在他們的肋旁；細趕行刑場去的囚徒是無法用知識自救的。簡直無法可想。

王文義是三個中最強壯的一個。差一年就在大學畢業了；敵人的砲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夢。假若他願意等着文憑與學士的頭銜，他便須先承認自己是亡國奴。奴才學士容或有留學東洋的機會，當他把祖宗與民族都忘記了的時候。他把牆上的一面小鏡打得粉碎，鏡中那個大而亮的臉，那個寬大的腦門，那個高直的鼻子，永將不能被自己再看見，直到國土收復了的一天。忘了祖國與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配算作人呢？他不想作個英雄，可是只有犧牲了自己才算是認識了這時代給予的責任。這時代意義只能用血去說明。

他把范明力和吳聰找出來。兩個都是他的同年級而不同學系的學友。范明力的體格比不上王文義，可也不算怎樣的弱。眼睛不大水靈，嘴唇很厚！老老實實的像個中年的教師似的。吳聰很瘦，黃黃的臉，窄胸，似乎有點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

使人不忍得說他有病。他的神氣比他的身體活潑得多。

「有了辦法沒有？」王文義並沒有預備下得到什麼滿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說出他的決定。

范明力把眼皮耷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爲不便說什麼的表示。

「我們逃吧？」吳聰試着步兒說，語聲不像往日那麼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給管束住。

「逃？」王文義低聲的問，而後待了半天才搖了搖頭：「不，不能逃！逃到哪裏去？爲什麼逃？難道這裏不是我們的土地？」

「我也這麼問過自己，」吳聰的話聲高了些，「我並不一定要逃。我是這麼想：咱們死在這裏太可惜，而且並沒有什麼好處。」

「是的，我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可惜：三個人的力量太小，無益。」王文義點點頭說。忽然，他立了起來，提高了語聲像個演說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話似的：「可是，亡國奴是沒有等級的，一個大學生和一個洋車夫沒有絲毫的分別。再從反面來說不願作亡國

奴約也沒有等級，命都是一樣的，血，沒有高低；在爲國犧牲上，誰的血洒在壇上都是同樣的有價值。愛國不愛國，一半是決定於知識，一半是決定於情感。在爲民族生存而決鬥的時候，我們若是壓制着情緒，我們的知識便成了專爲自私自利的工具。保護住自己，在這時候，便沒有了羞恥。站在鬥爭的外邊，我們便失了民族的同情與共感。去犧牲，絕不僅是爲作英雄；死最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不是什麼特別的光榮。想偷生的人說：最容易，決定去犧牲的人知道死的價值。我不躲，我要在這裏死。死的價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與原因，去定輕重。」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像是很吃力的樣子掀動着。「死不爲是急速結束這一生，而是把一點不死的精神傳延下去。」

「我再說，」王文義的寬腦門主張出些紅亮的光：「我不是什麼英雄主義，而是老實的盡國民的責任。英雄主義者是乘機會彰顯自己，盡責的是和同胞們死在一塊，擺在一塊，連塊墓碑也沒有。」

「好吧，」吳聰把拳胸挺起來，「說你的辦法吧！我願意陪伴着你們去死！」

「我們先立誓！」

吳范二人也都立起來。

「吳聰，范明力，王文義，願爲國家而死，爭取民族的永遠獨立自由；我三人的身體與姓名將一齊毀滅，而精神與正義和平永在人間！」

「永在人間！」吳范一齊應聲。

一種純潔的微笑散佈在他們的臉上，他們覺得死最甜蜜，犧牲是最崇高的美麗，全身的血好像花蜜似的漾溢着芬芳。他們心平氣和的商議着實際的辦法。最難決定的——死——已被決定了，他們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須把最高的智慧記合着勇敢，走到那永遠光明的路上去。他們耳中彷彿聽到了微妙的神聖的呼召，所以不慌不忙；他們的言語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動。於是回應着那呼召，而從心弦上顫出民族復興的神樂。

X
X
X
X
X

在驢兒胡同的嘴上，無論冬夏老坐着一個老婆婆。灰塵彷彿沒有撲落過來的胆氣，她老是那麼乾淨。窮困沒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隨着年紀而下陷的眼中，永遠深藏着一些

和悅親善的光，無選擇的歸給一切的人。她的職業是給窮人縫補破鞋爛襪子；眼還沒有花，可是手藝發顫，作不來細活計了。他的副業是給一切過路人一點笑意，和替男女小學生們，洋車夫們，記着誰誰剛往南去了，或誰誰今天並沒有從這裏經過，而是昨天太陽偏西的時候向北去了。這個副業是純粹義務的，唯一的報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媽媽」。有人說，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後，胡同口上好幾天沒有好媽媽的影兒。大家似乎沒理到這件事，因為大家也都沒敢出來呀；即使大着膽出來，誰也顧不得注意她；國土已丟失，一位老媽媽的存亡有什麼可驚異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裏了。一切還是那樣，但她不能再笑臉迎人。還是那樣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麼：她所認識的旗子改了顏色，她所認識的人還作着他們的事，拉車的拉車，賣菜的賣菜，可是臉上帶着一層羞愧。她幾乎不敢再招呼他們。那些男女小學生都不上學了，低着頭走來走去，連義勇軍進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車有馬，但是老有些出喪的味兒，雖在陽光之下而顯着想苦慘淡。

活了六十多歲，她經過多少變亂，受過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像這次這樣使她感到憤恨。憤恨壓住了她的和悅，像夢中把手壓在了胸上那麼難道。她看見了成羣的坦克車在馬路上跑，結陣的飛機在空中飛旋，整車的我們青年男女細往敵營去吃槍彈，大批的我們三四十的壯漢被鎖了去……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這些事底下沒有一日本——這兩個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憤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識字，沒有超過吃喝嫖娼穿衣住房的知識，不曉得國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們的口中，在她的耳邊，在她的心裏，久已湊成一塊病似的那麼可恨。沒有理由，沒有解釋，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彷彿渺茫的才覺得她還知道好歹，不是個只顧一日三餐的畜生。現在；滿天飛的，遍地跑的，殺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兩個字已經不許她高聲的說出，只能從齒縫底邊擠擦出來。像牛羊在走向屠場時會滾落那樣，她直覺的感到不平與不安。

最使他不能不痛快的，是馬路那邊站崗的那個兵。她對誰都想和善，可是對這個兵不能笑着點點頭。他的長刺刀老在槍上安着，在秋陽下閃着白亮亮的冷光。他的腳是那麽寬

，那麼好，好像唯恐怕那地地會跑開似的死力的踩著。那是一「咱們」的地；好媽媽不歡得別的，那地地是她的她可知道的很清楚，像白布上一個紅圈不是中國旗那樣清楚。她簡直不敢再往馬路那邊看。可是不看還無濟於事，那白亮亮的刺刀，寬重的腳，時時在她心中閃光，蹂躪。

她慢慢覺出點奇怪來：爲什麼咱們不去接他呢？接人，是他一向反對的事，可是現在他覺得接那個兵，日本兵，是應當的。接，大家不但不去接他，反倒躲着他走呀！咱們的那些壯小伙子簡直沒有心胸，沒有志氣，沒有人味兒！假若他有個兒子，要去接對面的那個兵，她必定是樂意的，即便母子都爲這個面而砍了頭，也是痛快的。

她不想再坐在那裏，但又捨不得離開：萬一在她離開的那會兒，有人來接那個不顧眼的東西呢！她在那裏坐得越久，那個東西彷彿咬住了她。他簡直像個臭蟲，可恨，又使她願意碰見——多麼總有人來用手指抹死他呢！她血液中流着的那點民族的生命力量，心中深藏着的那點民族自由自立的根性，或者使她這樣憤怒，這樣希望。殺了這個兵有什麼用處？她不知道，也不想思索。她只覺得有他在那裏是種羞辱，而羞辱必須

人 個個名詞都不會說——而害羞。凡是能來殺或打這個兵的，她便應當呼之爲——英雄。同 會說這個——英雄。她的心目中的英雄不必是什麼紅鬍子藍靛臉的人物，而是街上來來 往往的那些男子，只要他敢去收拾那個兵。在她的中心，在王文義的中心，在一個有血 性的人的心中，雖然知識與字彙不同，可是在這時節都會唱出這差不多的歌來：

「國土的乳汁在每個人血中，

一樣的熱烈，一樣的鮮紅；

每個人愛他的國土如愛慈母，

民族的血，民族的墳墓。

飄出國境，慘於斬首；

在國土上爲奴；終身顫抖。

是靈魂受着凌遲，

啊，靈魂受着凌遲！」

她等着，等着那英雄，那平凡而知道盡責任的英雄。啊，那兵又換班了，一來一去

，都是那麼兇惡。啊，大隊從南向北而去了，刺刃如林，閃亮了全街。啊，飛機又在頭上了；血紅的圓光在兩翅上，污辱着青天。我們的英雄啊，怎麼還不來？還不來？老媽媽的盼禱，也就是全民族的呼聲吧？

老媽媽等了許多天，還沒把那英雄等來。可是她並不灰心，反倒加緊的盼望，逢人便低聲的打聽：「咱們怎樣了呢？」那洋車夫與作小買賣的之中也有會看報的，說給她一些消息。可是那些消息都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攻下這裏，便是打到某處。那些地名是好媽媽一向沒聽到過的，但是聽過之後，她彷彿有些領悟：「咱們的地真大！」同時，她更盼望那件事的實現：「咱們怎不過去打他呢？哪怕是先打死一個呢？」她的針尖順着拉線的便利，指了指馬路那邊。「好媽媽，你可小心點！」人們警告她，她揉揉老眼，低聲的說：「他不懂我們的話，他是鬼子！」

好消息來了！拉車的王二拿着雙由垃圾堆上拾來的襪子，請好媽媽給收拾一下。蹲在她旁邊，他偷偷說：「好媽媽，今天早上我拉車到東城，走到四牌樓就過不去了。鬼子兵把住了街道，不准車馬過去。聽說我們兩個小伙子，把他們的一車炸藥全燒乾淨了。」

打死他們五六個兵！」王二把挑起的大指急忙收在袖口中，眼瞭了馬路那邊一下，剛碰到刺刀的光亮就收了回來。「兩小伙子都沒拿住，」他的聲音更低了些，可是更有力了些。「吃過飯，我又繞回去，那裏還不准過人呢！聽說那倆小伙子是跑進一家小肉舖去，跑進去就沒影兒啦。好媽媽，你看肉舖的人也真有胆子，敢把兩小伙子放走！我們是有骨頭的，好媽媽！」

好媽媽幾天沒有過笑的笑容，由心中跳到臉上。「要是有人敢打那邊的那個東西，我就也敢幫忙，你信不信？」

「我怎麼不信？我要有鎗，我就敢過去！好媽媽你別忙，慢慢的咱們都把他們收拾了！有了一個不怕死的，接着就有十個，一百個，一千個，是不是，對不對？」王二十分困難的把語聲始終放低。「你看，魚市上木盆裏養着鱸魚，必須放上一兩條泥鰍。鱸魚懶得動日久就臭了。泥鰍愛動，弄得鱸魚也得伸伸腰。我就管那兩小伙子比作我們的泥鰍，他們一動，大家夥兒都得動。好媽媽？」

「誰說不是！我在這兒等着，說不定明天就有人來打他！」隨着「他」字，好媽媽

時針又向外指了指。「他要是倒在那兒，我死了也痛快！我不能教小鬼子管着！」

第二天，好媽媽來得特別的早，在遇上惡人之前，已把笑容遞給了紅紅的朝陽。

可是一直到過午，並沒有動靜。「早晚是要來的！」她自言自語的說。

都快到收活的時候了，來了個面生的小伙子，大眼睛寬腦門，高鼻子。他不像個窮人，可是手中拿着雙破襪子。好媽媽剛要拿針，這個小伙子攔住了她。「明天我來取吧，不忙，天快黑了。回家嗎？一塊兒走？來，我給拿着小筐！」

一同進了驢兒胡同，少年低聲的問：「這條胡同裏有穿堂門沒有？」

好媽媽搖搖頭，而後細細的端詳着他。看了半天，她微微一笑：「我知道你！」

「怎麼？」少年的眼亮得怪可怕。

「你是好人！」好媽媽點頭讚嘆。「我告訴你，這裏路南的第十個門，有個後門，

可是沒法打穿堂兒，那是人家的住宅呀。」

少年沒有言語。好媽媽慢慢的想出來：

「行！我要準知道你什麼時候來，我可以託咐倒鑼土的李五給你們開開門。」

少年還沒有言語。

「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老媽媽抬頭望了望他。

「什麼意思？」

「我說不明白！」好媽媽笑了。「你是念書的人吧？」

青年點了點頭。

「那你就該懂得我的話。」好媽媽的臉上忽然非常的嚴肅起來：「告訴我，你明天什麼時候來？我不會賣了你！」

「我明天早晨八點來！」

「就是賣杏茶的周四過來的時候？」

「好！賣杏茶的過來，那個門得開開！」

「就是！」

「你知道我要幹什麼？」

「知道！」

「啊？」

「知道！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樣！」

次日，好媽媽早就到了。她坐了好像一年的樣子，才聽到周四尖銳的嗚音漸漸由遠而近：「杏兒——茶噠。」好媽媽的手哆嗦起來，眼睛釘住那邊的刺刀尖——一個小白星似的。「杏兒——茶噠。」周四就快到她面前了。她的眼幾乎不能轉動，像黏在了刺刀尖上。忽然，直像一條黑影兒，由便道上閃到馬路邊的一顆柳樹後，緊跟着，槍響了，一聲兩聲。那個兵倒在了地上。南邊北邊響了警笛，那條黑影閃進了驢兒胡同。倒在地上的兵立了起來，趕過馬路這邊。南邊北邊的「崗」，也都趕到，像作戰的螞蟻似的，匆忙的過了句話，都趕進胡同中去。好媽媽停止了呼吸。等了許久許久，那些兵全回來了，沒有那個少年，她喘了口氣，哆嗦着拿起那雙襪子來，頭也不願再抬一抬。

也就是剛四點鐘吧，她想收活回家，她的心裏堵得慌。正在這廝想，取襪子的來了！她幾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會兒，她把襪子遞給他。他蹲在一旁，看着襪子，低聲的問：「早晨我打死他沒有。」

好媽媽微微一搖頭。「他裝死兒呢，一會兒就爬起來了。」

「喔！下回得用炸彈！」他一邊說着，一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媽媽和李五分吧。」

「留着用吧，我不要！」好媽媽擺了擺手。「你要是有槍啊，給王二一雙！他也願意幹。」

「有的是人，媽媽！」

「你姓什麼呢？」

「暫時沒有姓名，」少年立起來，把襪子和錢票都塞在衣袋裏，想了想：「啊，也許永久沒有姓名！再見，媽媽！」

「哎，下回來，打準一點！」好媽媽的心裏又不堵得慌了。

x
x
x
x
x

他們三人又坐在一處，互相報告着工作，並且計劃着以後的辦法。

范明力的厚嘴唇彷彿更厚了些，增加了沈默剛毅的神氣。吳聰的窄胸似乎已裝不下

那些熱氣，蓬着細脖，張着點嘴，像打鳴的鷄似的。他——不像范明力——有點按不住他的得意，越想兩三日來的成績越高興。王文義不得意，也不失望，而是客觀的批判着：

「咱們的成功與失敗都沒關係，唯一的好處是把未死的人心給激動起來了。咱們的心，大家的心，都並差不很多。我們只是作了應該作的事，至多也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好吧，我們商量明天的事；就熱打鐵，教這座城必定變成敵人的墳墓！」

一封家信

專就組織上說，這是個理想的小家庭：一夫一婦和一個三歲的小男孩。不過，「理想的」或者不僅是立在組織簡單上，那麼這小家庭就不能完全像個小樂園，而也得分担着塵世上的那些苦痛與不安了。

由這小家庭所發出的聲響，我們就可以判斷，牠的發展似乎有點畸形，而我們也曉得，失去平衡的必將跌倒，就是一個家庭也不例外。

在這裏，我們只聽見那位太太吵叫，而那位先生彷彿是個啞吧。我們善意的來推測，這位先生的閉口不響，一定具有要維持和平的苦心和盼望。可是，人與人之間是多麼不易瞭解呢；他不出聲，她就越發鬧氣：「你說話呀！說呀！怎麼啞？你啞吧了！好罷，衝你講啞死不開口，就得離婚！離婚！」

是的，范彩珠——那小家庭的女性獨裁者——是懂得世界上有離婚這件事的，誰知道離婚這件事，假若實際的去作，都有什麼手續與意義呢。反正她覺得這兩個字很有些力量，說出來既不蠢野，又足以使丈夫多少着點急。她，頭髮燙得那麼細膩，真正一九三七的飛機式；臉上是那麼香潤；圓圓的胳膊，高高的乳房，衣服是那麼講究掩身；她要說句離婚，他怎能不着急呢？當吵鬧一陣之後，她對着衣鏡端詳自己，覺得正像電影明星。雖然並不十分厭惡她的丈夫——他長得很英俊，心眼很忠厚——可是到底她應當常常發脾氣，似乎只有教他難堪才足以減少她自己的委屈。他的確不壞，可是「不壞」並不就是「都好」，他一月才能撥二百塊錢！不錯，這二百元是全數交給她，而後她再推測着他的需要給他三塊五塊的；可是憑她的臉，她的胳膊，她的乳，她的腳，難道就能在二百元以下充分的把美都表現出來麼？況且，越是因為美而窘，便越發須撐起架子，看電影去即使可以買二等票，因為是坐在黑暗之中，可是聽戲去便非包廂不可了——絕對不能將就！啊，這二百元的運用，與一切家事，交際，臉面的維持——在二百元之內要調動得靈活漂亮，是多麼困難腦人的事！特別是對她自己，太難了！連該花在男人

一封宋信

與小美芳上的那部電影用在自己身上，還是不儘不拿換了麻的絲襪當作純絲襪子穿！連被褥都捨不得接時時洗，還是不能回回看電影去部叫小汽車，而得有時候坐那壞爛，使人想落淚的膠皮車！是向，老范不錯，不挑吃不挑喝的怪老實，可是，只能掙二百元嘍！

老范真愛他的女人，真愛他的小男孩。在結婚以前，他立志非娶個開通的美女不可。務重志願，他極忠誠的去作事，極儉樸的過活；把一切青年們所有的小小浪漫行爲，都作冗枝亂葉似的剪除淨盡，單單培養那一朵浪漫的大花。連香烟都不吃！

嘗下了幾，便放大了胆，他穿上特爲浪漫事件裁製的西裝去探險。他看見，他追求，他娶了彩珠小姐。

彩珠並不像她自己所想的那樣美妙驚人，也不像老范所想的那麼美麗的女子。可是她年輕，她活潑，她會作僞；教老范覺得彩珠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女子，也和那差不多；把她擺在任何地方，她也不至顯出落伍或鄉下氣。於是，就把儲蓄金拿出來，清償那生年最大的浪漫之債，結了婚。

他沒有多掙錢的壞手段，而有維持二百元薪水的真本領。消極的，他兢兢業業的不

許自己落在二百元的下邊來，還是他浪漫的經濟水準。

他傾略了以浮淺爲開通，以作僞爲本事，以修飾爲美麗的女子的滋味。可是他並不後悔，他以爲他應該在討她的喜歡上見出自己的真愛情，應該在不違口相讓上表示自己的沈着有爲，應該在盡力供給她顯出自己的勇敢。他得作個模範丈夫，好對得起自己的理想，即使他的伴侶有不盡合理想的地方。况且，她還生了小珠在。生了小珠以後，她顯着更圓潤，更開通，更活潑，既是少婦又是與母親，青春的嬌美母親的尊嚴聯在一身，香粉味與乳香合在一處；他應當低頭！不錯，她也更厲害了，可是他細細一想呢，也就難以怪她。女子總是女子，他想，既要女子，就須把自己放棄了。再說，他還有小珠呢，可以一塊兒玩，一塊兒睡；教青年的媽媽吵鬧吧，他會和一個新生命最親密的玩要作個理想的父親。他會用兩個男子——他與小珠——的嘻笑親熱抵抗一個女性的霸道就是抵抗與霸道這樣的字眼也還是偶一想到，並不永遠在他心中，使他的心裏堅硬起來。

從對彩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處世爲人的居心與方法。他非常的忠誠，消極的他不求有功，只求無過，積極的他要事事對得起良心與那二百元的報酬——他老願賣出三

一 對 家 信

百元的力量；而並不覺得冤枉。這樣，他被大家視為沒有前途的人，就是在求他多作點事的原因，也不過認為他窩囊好欺，而絕不感謝。

他自己可並不小看自己，不，他覺得自己很有點硬勁。他絕對不為自己發愁，憑他的本事，到哪裏也掙得出二百元錢來，而且永遠對得起那些錢。維持住這個生活費用，他就不便多想什麼向前發展的方法與計劃。他永遠不去相面算命。他不走走運，而只管盡心盡力。他不為任何事情任何主義宣傳，他只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正當的工作上。有時候他已認為牛，正因為牛有相當的偉大。

平津像個幻夢似的丟掉，老范正在北平。他必須出來，良心不許他接受任何不正道的錢。可是，他走不出來。他沒有錢，而有個必須起碼坐二等車才肯走的太太。

在彩珠看，世界不過是個大遊戲場，不管刮風還是下雨，都須穿着高跟鞋去看熱鬧。「你上哪兒？你就忍心的撇下我和小珠？我也走：逃難似的教我去受罪？你真懂事就結了！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怎麼拿？先不用說別的！你可以叫花子似的走，我缺了哪樣東西也不行！又不出聲啦？好吧，你有主意把東西都帶走，體體面面的，像旅行似的

，我就跟你去；開開眼也好！」

聽着小珠，老范一聲也不出。他不願去批評彩珠，只覺得放棄妻子與放棄國旗是同樣忍心可憐，而他又沒能力把二者同時都保全住！他恨自己無能，所以原諒了彩珠的無知。

幾天，他在家中轉來轉去。他不敢出門，不是怕被敵人殺死，而是怕自己沒有殺敵的勇氣。在家裏，他聽着太太嘮叨，看着小珠玩耍，熱淚時時的透在他的眼。每逢聽到小珠喊他「爸」他就咬上嘴唇點點頭。

「小珠！」他痛苦萬分可如何，不得不說句話了。「小珠！你是小亡國奴！」

這，彩珠聽見了。「扯着個淡呢！有本事把我們送到香港去，在這兒瞎養什麼愁！」小珠，這兒來，你爸爸要帶小珠的爸爸那麼樣，夠多好！」她的聲音溫軟了許多，眼看著她，臉上顯出嬌媚的羨慕：「人家帶走二十箱衣裳，往天津租界去！小鐘的媽有幾這麼美嗎？」

「小鐘媽，耳來過耳！」小珠的胖手用力往前推耳朵，準知道這樣可以得媽媽的歡

心，因為作過已經不是一次了。

乘小珠和彩珠睡熟，老范輕輕的到外間屋去。把電燈用塊黑布罩上，找出信紙來。他必須避過亡魂，可是自結婚以後，他沒有一點兒儲蓄，無法把家眷帶走。即使勉強的帶了出去，他並沒有馬上找到尋常的住處，還不如把目下所能湊到的一點錢留給彩珠，而自己單孤去尋運氣；找到相當的工作，再設法接他罷；一時找不到工作，他自己怎樣都算將就活着，而她們不至馬上受罪。好，他總給彩珠留下幾個字，說明這個意思，爾後偷偷的跑出去，連被褥也無須拿。

小范這番話，小范也有千言萬語，夫妻的交感，國事的危急，家應的責任，國民的義務，總總的堆積，總總的希望，對妻的寄語，對小珠的囑託……都應當寫進去。可是筆畫在紙上，他的熱情都被碰得打碎，寫出的紙是幾個最平凡無力的字！撕了一張，第二張一點也不比第一張強，又被扯碎。他沒有再拿筆的勇氣。

一張字紙也不留，就這麼偷偷走？他又沒有這個狠心。他的妻子，不能在國危城陷的時候拋了不管，即使自己的逃亡是爲了國家。

輕輕的走進去，借着外屋一點點燈光，他看到妻與子的輪廓。這輪廓中的一切，他都極清楚的記得；一個痣，一塊小疤的地位都記得極正確。這兩個是他生命、他的生命。不管彩珠有多少缺點，不管小珠有什麼前途，他自己須先盡了愛護保衛的責任。他的心軟了下去。不能走！死在一處是不智慧的，可是在感情上似乎很近人情。他一夜沒睡。

同時，在亡城之外彷彿有些呼聲，叫他快走，在國旗下去作個有勇氣有用處的人。假若他把這呼聲傳達給彩面珠彩珠也能明白，他便能含淚微笑的走出家門；即使永遠不能與她相見，他也能忍受，也能無愧於心。可是，他知道彩珠絕不能明白；跟她細說，只足引起他的吵鬧；不辭而別，又太狠心。他想不出好的辦法。走？不走？必須決定，而沒有決定；他成了亡城裏一個困獸。

在焦急之中，他看出一線的光亮來。他必須在彩珠所能了解的事情中，找不出至太傷她的心。也不至使自己太難過的辦法。跟他談國家大事是沒有任何用處的，她的身體就是她的生命，她不知道身外還有什麼。

「我去掙錢，所以得走！」他明知這裏不盡實在，可是只有這麼說，才能打動她的

心，而從她手中跑出去。「我有了事，安置好了家，就來接你們；一定不能像逃難似的，盡我的金身救你和小彙舒服！」

「現在呢？」彩珠手中沒有錢。

「我去借！能借多少就借多少；我一個不拿全給你們留下！」

「你上哪兒去？」

「南京，上海——能掙錢的地方！」

「到上海可務必給我買個衣料。」

「一走！」

用這樣實際的諾許與條件，老范才算自己又見到國旗。由南京而武漢，他勤苦的工
作；工作後，他默默的思念他的妻子。他一個錢也不敢亂花，好對得住妻子！一件事不
敢敷衍，好對得起國家。他瘦，他忙，他放不下家小，不放心國家。他常常給彩珠寫信
，報告他的一切，歡意的說明他在外工作的意義。他盼家信像盼打勝仗那樣懇切，可是
彩珠沒有回信。他明知道是彩珠已接到他的錢與信，錢到她手裏她就會緘默，一向是細

地。對於到底不放心，他不給彩珠胡說與陳徑而正因為他胡說，他才更不放心。他甚至添劇彩珠是否能負責看護小珠，因為彩珠雖然不十分了解反賢妻良母主義，可是她很會為了自己的尊愛而忘了一切家庭的責任，老范並不因此而恨惡彩珠。可是他既在外，便不能給小珠作些忽略的事，這很可慮，這實自咎。

他在六七月間已換了三次事，不是因他覺無意思，而是各處拉他，知道他肯負責任事。在戰爭中，人們還是勉強的把良心拿出來，也知道用過得實心任事的人，即使還不肯自己賣力氣。在這個情形下，老范的價值開得被大家看目，而成功了幹員。

他始終持有二百元薪金的本單，雖然實際上只拿一百元買頭。他不怨少拿錢而多作事；可是他知這彩珠會花錢。既然無力拒絕接出來，而又不能多給她寄錢，在他看，是件慘酷的事。他老想對得起她，不管她是怎樣的浮淺無知。

到武昌，他在軍庫機關服務。他極忙，可是在百忙中還要担必彩珠，這使他常常弄出小小的錯誤。忙，憂，愧，三者一齊進攻，他有時候心中非常的混亂，願忘了一切而又要同時顧慮一切，很怕自己瘋了，而心中的確時時的恍惚。

他在那極度的炸下，能感到當作他的事。他害怕，却不是怕自己被炸死，而是在危患中他愛他的妻子。怎麼一封信沒有呢？假若有她一封信，他便可以在轟炸中無聲無慮的作事，而毫無可懼。那封信將是他最大的安慰！

信來了！他什麼也顧不得，而顫抖着一遍二遍三遍的去讀念。讀了三遍，還沒明白了她說的什麼話，却在那些字裏看到她的形影，想起當年戀愛期間的欣悅，和小珠的可愛的談話與面貌。小珠怎樣了呢？他從信中去找，一字一字的找；沒有，沒提到小珠一個字！他嘆氣他的心清涼了一些；看明白了大部份的字，都是責難他的！她的形影與一切都消滅了，他眼前只是那些死板板的字，與一些冷酷無情的字！

警報！他往外走，不知道那裏才好；手中拿着那封信。再看，再看，雖然得不到安慰，他還想從字裏行間看出她與小珠都平安。沒有，沒有一個「平」字與「安」字，哪怕是分開來寫在不同的地方呢；沒有！錢不夠用，沒有煤藥，沒有新衣服，為什麼你不回來呢？你在外邊享福，就忘了家中……

緊急警報！他立在門外，拿着那封信。飛機到了，高射砲響了，他不動。緊緊的提

着那封信，他看到的不是天上的雲機，而是彩珠的雲機式的頭髮。他願將信放在那曲街的香潤的髮上，看了看手中的信紙；心中像刀刺了一下。極忙的往裏跑，他忽然想起趕快辦的一件公事。

剛跑幾步，他倒在地上；頭齊齊的從項上炸開，血濺到前邊，給家信上加了些紅點子。

中華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B2

第 175 號

火車集

有
發
印

著
者
老
金

發
行
者
重慶新華書局

分
發
行
重慶林森路

發
行
所
重慶林森路

重慶新華書局



BC
16.7

100

1%
1% \$3,500.00